



7

景賢錄

黃字五類



景賢錄

目錄

增編五公祠誌略爲景賢錄緣起	(一)
五公祠建修經過	(三)
重修瓊州五公祠文	(三)
漢崑路博德傳	(五)
路伏波將軍邳離侯略傳	(五)
後漢書馬援列傳	(六)
馬伏波將軍新息侯略傳	(一五)
舊唐書李德裕列傳	(一六)
唐李衛國公略傳	(三〇)
宋史李綱列傳	(三三)
景賢錄	(三三)

782.1
164.0

宋李忠定公略傳

(五三)

宋史趙鼎列傳

(五四)

宋趙忠簡公略傳

(六一)

宋史李光弼傳

(六二)

宋李莊簡公略傳

(六七)

宋史胡銓列傳

(六八)

宋胡忠簡公略傳

(七四)

宋史蘇軾列傳

(七六)

宋蘇文忠公略傳

(八七)

明史邱濬列傳

(八九)

明史文莊公傳

(九一)

明史海瑞列傳

(九三)

明海忠介公略傳

(九七)

題咏

(一〇三)

楹聯

(一一六)

增編五公祠誌略為景賢錄緣起

余弱冠就讀郡城中學，嘗從師遊五公祠蘇公祠與邱海兩公祠，見所祀唐宋明諸先賢，

輒不禁

低徊久之：儼然想見古大賢之處世，進固竭謀靈慮以效其忠；退亦居安行素以俟其命，不枉道以徇人，不愛身以避事，用行舍藏，蓋無入而不自得。當其禍患之來，尤能以節義自見，凜乎有不可奪之志，以帥其氣，雖萬死而無辭，信非富貴所能淫，威武所能屈也。又於祠側謁漢路馬兩伏波將軍祠，聆師講述珠崖收歸版圖故事，更深景仰吾族先民之偉大，與深痛夫當日國勢之不振不克起兩將軍而語之，油然有萬里雄飛「男兒當戰死沙場以馬革裹屍還」之慨！厥後參加革命投筆從戎，入黃埔軍官學校，隨軍于役東西南北十數省，廿有餘年迄無由重履其地，但於此數公立身行事之精神，罔無日不與吾夢寐相接。今歲七月，適因公由省回瓊，得再申展謁，覺兒時景象，宛在目前，惜邱海兩公祠已淪廢墟，餘祠幸尙無恙，惟年久失修，且遭倭亂，剝損不堪，實不勝其人世滄桑盛衰興廢之感！為之流連不去者竟日，復念諸賢之於吾瓊，正如日月經天，江河緯地，武功文事，照耀百世，永為吾中華民族歷史文化之明燈，為後人者，可勿仰承前徽，進思

光大，爲開來繼往計耶？爰於其地東濠畔海文化教育界諸君子，舉行文化發育座談會，羣賢歡集，相與縱譚諸公史事，極言文化相因之理，謂非有唐宋諸賢之謫宦南來，當不易有明代邱海二公之崛起，蓋諸賢之不幸，正吾瓊之幸也。而邱海兩公之傑出，尤爲吾瓊之光輝，今者自明以降，又數百年矣，前型未泯，來日方長，遽謂古今人不相及可乎？是在衆爲之力而已。耆紳黃醒農先生久執祠事，倭亂中竭力保持，祠得不毀，於座間出珍藏五公祠誌畧見示，云經兵燹，版已滅絕，囑爲重付鉛槧，余感其意，應之，持歸瀏覽一過，惜其簡略不詳，回省後加採史載諸公列傳，增爲是集，畧曰景賢錄，以前書僅稱五公，不足以賅諸賢，且亦以復原稱景賢祠之舊。後之覽者，其將有感於斯編，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見賢而思齊焉，余血黃醒農先生之愿爲不虛矣。

文昌黃珍吾 三十六年十一月序於廣州行轅新聞處

五公祠建修經過

蕭案賈太守棠，於清康熙年間，重建景賢祠，祀蘇文忠公邱文莊公，而五公亦並祀之。既而祠廢，迨光緒十五年，朱觀察采，景仰前賢，始於郡郊之北，建海南第一樓，以祀李衛國公德裕李忠定綱趙忠簡鼎李莊簡光胡忠簡銓顏曰五公祠。復於祠之左右，建精舍，仿學海堂例，設專課三十名，選高才生肄業其中，采購經籍，驟經史詞章之學，又建蘇公祠於樓之東偏，以存古蹟，崇基竣宇，蔚爲大觀，費二萬餘金。均從公款籌撥。至民國成立，無人管理，祠之門戶，悉被盜竊，遂致荒蕪。民國四年夏，道尹朱鶴潮。以五公祀典，不可久廢。乃集官紳商民，捐款數千元，重修之，祠宇乃煥然一新。復修葺左側之昭忠祠，改爲兩伏波祠。又就舊龍王廟風神廟已圯塌者，闢其地，築粟泉亭，洗心軒於其中，以爲遊憩之所。遍栽花木，疊石成峯，石洞荷池，左瀉滄崎，名之曰瓊園。遂盡復前賢名勝。

重修瓊州五公祠文

道德與勢利，相背者也。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中國昔時，已有道德歇絕，口且汨沒於勢利之說，殆如狂瀾之既倒而莫之挽也。然君子立身植品，猶舍彼取此，豈意孤行，雖赴湯蹈火而不懼者，豈其智不愚夫愚婦若哉？易曰：「無平不跛，無往不復。」語曰：「德不

孤，必有隣，「又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實有不可磨滅者存也。」今日歐風東漸，世界潮流。已如江河之日下，莫不鄙道德爲迂談，以勢利相爭競，幾成舉國若狂之態。予生也晚，丁茲世變，又不能避世無悶，以廢棄自甘。甲寅歲，就職在都，遇朱清丞觀察，心儀其有道，就而請益，蒙示以誠，爲之傾心者久之。及至宦游來粵，奉檄文邑，復得託庇於觀察棧蔭之下，觀察公餘之暇，於勞形案牘而外，思有以表彰前賢，爲膺世勵俗之舉，見瓊州有所謂五公祠者，頽垣敝瓦，漸就荒廢。蓋遭改革以來，地方有司，已視爲無足輕重之物，而漠焉置之矣。觀察乃商同黃植生鎮守使，徐澹如知事，姚繼枝局長，邀集官紳商學，倡捐鉅資，並酌撥公款，擇日重修，一新其廟貌，落成有日，承觀察不棄，屬爲文以紀其實。予識淺學疏，辭不獲已，姑就觀之意，代爲引伸，以爲瓊屬告曰：五公祠者，蓋昔之賢有司所立，以奉祀膺相李德裕，宋相李綱，趙鼎，學士李光，秘書監胡銓，之數賢者，事業文章，彪炳史冊，人皆得考而知之，予獨有見於勢利之不可恃，而道德之不容終滅也。夫五公之留遺跡於瓊世，非得志於瓊，乃胥因譏間而遭竄逐，相繼以適茲土也，若據今日學說，以天演優勝劣敗之例言之，應視以爲戒而去焉若渙者，今復相與提倡而表揚，豈不爲今世智巧之所竊笑？而卒不然者，其中有至理焉。善與惡之垂於兩間，皆出於一誠而不可掩，胥不得以僞爲，所謂不誠無物也。五公在當時，身遭患難，蹈道而行，不見撓於勢利，卒抱其卓然不朽之道德，長與此永古之山河而並著，又豈五公之初念所及哉！然既誠保道德以終，積厚流光，將必有道德相同者。出而爲之闡微揚幽，以爲之後焉；及至代遠年湮，流風幾絕，又必有道德相同者，出而爲之追溯前徽，垂型將來，以爲之後焉。莫爲之先。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今也觀察鳩工庀材，整舊爲新，又復就祠旁已毀之龍神風神兩廟遺址，建一園，額曰瓊園，內設亭軒，雜以池石，名其亭曰粟泉，有重農務本之意焉。名其軒曰洗

心，有潔已愛民之意焉。雖因園下有浮萊洗心兩泉，名以紀實，而慈祥愷悌之雅懷，已自流露於其間。且將祠左之蘇公祠，略爲修葺，左側之昭忠祠，改爲兩伏波祠，祀漢時有功於瓊之路馬兩將軍，亦同此表彰前賢之意，尤令民欽仰不置，又於祠右開築馬路，偶得一泉，清而不寒，與浮粟泉天然相對。取名濟泉，瓊人謂觀察精誠所感，故有此甘泉出現云。爰爲歌以頌之曰：乾坤浩氣垂太虛，浮雲富貴皆唾餘。滄海桑田有遷變，祇此崇廟難邱墟，生也有爲死不朽，觀風使者新其居。祠與斯島同千古，昔受折磨今何如？

後學前帝翰林院檢討署民國文員縣知事高桂馨謹撰

後學前清賜進士出身民國福建政和縣知事李熙敬書

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立

漢書路博德傳（附銜青霍去病傳中）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平太守從票騎將軍封邳離侯。票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瓠弩都尉，屯居延卒。

路伏波將軍邳離侯畧傳

路博德漢西河平州人。初爲右北平太守。元狩四年，以功封邳離侯，遷衛尉。元鼎五年，南越

叛，乃以博德爲伏波將軍，同楊僕討之，師分五路，博德次于桂陽，下湟水，與僕會番禺。粵素聞伏波名，皆降于博德（黃通志）呂嘉建德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因問所得降者，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史記尉佗傳）六年十月，得呂嘉首，遂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漢書武帝紀）論功博德仍舊侯，惟益封六百戶，今連州湟水上，有伏波將軍廟，蓋報功也。（魏通志）宋官和中，詔封忠烈王。（李綱威武廟記）

後漢書馬援列傳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爲氏，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焉，會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故援再世不顯。援三兄况余員並有才名，F莽時皆爲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會况卒援行服期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後爲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嘆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爲掾，薦之於莽，莽以涉爲鎮戎大尹，援爲新成大尹。及莽敗，援兄時爲增山連率。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世祖即位，員先詣洛陽，帝遣援復郡，

卒於官。援因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以援爲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於述同里閭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陸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擣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榮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邀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陸戰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爲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讜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潤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憚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它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許之。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援以書記營於囂，囂怨援背己，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荐，左右爲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

耻也。故敢觸冒罪忌，味死陳誠：臣與醜魯本質交友，初魯遣臣東，謂臣曰：「本欲得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誦以非義。而魯自挾姦心，盜增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魯之術，得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冀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魯友黨。援又爲書與魯將楊廣使曉勸於魯曰：「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報。援聞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至惻隱之計。乃聞季相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詔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聞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嗚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讐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會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祖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自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委委嗟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尙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

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尙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不答，八年帝自西徂，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遽入險阻，計虎豫未決。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策議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第一，囂衆大潰。九年，拜援爲大中大夫，副來歙監諸將，平涼州。自干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勳書拜援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二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牛馬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諸虜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滑盭隘，援阻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遣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噪，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援中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誼班諸賓客。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出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氐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寬信，愿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

足相煩？願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儋縣嘗有報仇者，吏民譁言羌反，百舛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兵賓客飲，大笑曰：「燒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爲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上嘗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爲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錢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爲人明須髮，眉目如畫，關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初蜀人維汜託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宜冒汜神化不死，以誑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會徒黨，攻沒皖城，殺皖侯劉闓，自稱南嶽太帥，遣謁者張窋，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爲廣所敗，於是使援勞諸郡兵，合萬餘人，擊破廣等斬之。又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爲副，督樓船將軍段志南等南擊交趾。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釀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僚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跼此墜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慚！」吏士皆伏稱萬歲，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真

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斬獲五千餘人，騎南悉平。援奏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請分爲封溪、望海二縣。」許之。援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阻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人，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賜援兵車一乘，朝夕位次九卿。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駟騶，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具備，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騎中，帛氏口齒，謝氏唇鬣，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饜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侯曰：「方今匈奴烏桓，尙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嬰當死於邊野，以馬中裏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侯以三輔侵擾，關隴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齎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壓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雁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候者見渾軍至，屢遂散去，援無所得而

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憫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倘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髀鑿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囚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遇，年迫餘日，常恐不得死於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獨惡是耳。」明年春，軍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期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弃日費，不如進壺頭，掩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舫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壺，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狼道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安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綰，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黃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

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保仇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亂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密固以之交結，將扇其輒僞，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授誠書示之，松固叩顛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爲山都長，由此擢拜零陵太守。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意苡實大，援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謂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譴之者，以爲前所載遺皆明珠文犀，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遺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瘞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寃，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向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敵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羸貴之間，傍無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然自知當要十郡之使，徵封侯之禱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圖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宣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以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入，隴冀略平，而獨

守六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聞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史土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至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瘴氣，僇死軍事，名滅爵述，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讓於用賢，約於用刑，高祖浮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整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讒殺聞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批界豺虎，豺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驚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勸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績，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藥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一書奏，報歸田里，勅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况，勅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嫻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勅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朱勅木二十。右扶風譚試守渭城宰。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勅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篤恩，而卑侮之。勅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勅能終焉。肅宗卽位，追賜勅子穀二千斛。初援兄子堵王磬子石，王葬從兄平阿侯仁之子也。莽敗，磬擁富資，居故國，爲人尙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磬果與司隸校尉蘇業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磬子肅復出入北宮及王

侯瑒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爲天下董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魯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爲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變，帝怒；乃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誠神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台，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建初三年，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遣策諛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容卿，容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容卿，逃盜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以爲將相器，故以容卿字焉。援卒後，容卿亦夭沒。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爲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曰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己，以以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爲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馬伏波將軍新息侯畧傳

馬援字文淵，東漢扶風茂陵人也。輔光武中興，爲虎賁中郎將。建武十七年，交趾女子徵側與女弟徵貳反，寇略嶺外六十餘城，于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十

八年，軍至浪泊山上與賊戰，大破之。明年正月，斬徵側貳傳首洛陽。封授爲新息侯。進擊餘黨，隴南悉平，立銅柱爲漢之極界，往來南海。撫定珠崖，設立城郭，置井邑，立珠崖縣，二十一年秋，振旅還京師。（黃通志）宋宣和中，詔封佑順王，（李綱咸武廟記）後皆壞二郡。多祀路博德及援爲伏波將軍祠，迄今不廢。（黃通志）

附錄遺事一則

圖經：馬伏波之平海南也，命陶者爲瓦器，大者數石，小者二三斗，招黎人遺之，任其所擇。黎人椎取二三斗者，云來時皆懸絳木而下，取大者不能歸耳。（輿地紀勝）

舊唐書李德裕傳

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柄筠，御史大夫，父吉甫，趙國忠公，元和初宰相，祖父自有傳。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尤精四漢書，左氏春秋。恥與諸生同鄉賦，不喜科試，年才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父誦逐蠻方，隨侍左右，不求仕進。元和初，以父再秉國鈞，避嫌不仕台省，累辟諸府從事。十一年，張弘靖罷相，鎮太原，辟爲掌書記。由大理評事，得殿中侍御史。十四年，府罷，從弘靖入朝，真拜監察御史。明年正月，穆宗即位，召入翰林充學士。帝在東宮，素聞吉甫之名，既見德裕，尤重之。禁中書詔大手筆，多詔德裕草之。是月召對忠政殿，賜金紫之服，躡月改屯田員外郎。穆宗不持政道，多所恩貸，戚里諸親邪謀請謁，傳導中_A之旨，與權臣往來，德裕嫉之。長慶元年正月上疏論之曰：「伏見國朝故事，駙馬緣是親密，不合與朝廷要

官往來。玄宗開元中，禁止尤切。訪問近日駙馬，輒至宰相及要官私第，此輩無他才伎可以延接，唯是洩漏禁密，交通中外，羣情所知，以爲甚弊。其朝官素是雜流，則不妨來往，若職在清列，豈可知聞！伏乞宣示宰臣，其駙馬諸親，今後公事，即於中書見宰相。請不令詣私第。」上然之，尋轉考功郎中，知制誥。二年二月，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初吉甫在相位時，牛僧孺李宗閔應制舉直言極諫科，二人對詔，深詆時政之失，吉甫泣訴於上前，由是考策官皆貶事。在李宗閔傳。元和初，用兵伐叛，始於杜黃裳誅蜀，吉甫經畫欲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卒，繼之元衡裴度，而韋貫之李逢吉沮議，深以用兵爲非，而韋李相次罷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而德裕於元和時，久之不調，而逢吉僧孺宗閔以私怨恆排擯之。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類，情頗款密，而逢吉之黨深惡之，其月罷學士，出爲御史中丞。時元稹自禁中出拜工部郎平章事，三月裴度自太原復輔政，是月李逢吉亦自襄陽入朝，乃密賂織人構成于方獄，六月元稹裴度俱罷相，出爲同州刺史，逢吉代裴度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既得權位，銳意報怨，時德裕與牛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懼紳與德裕禁中沮之，九月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尋引僧孺同平章事，繇是交怨愈深。潤州承王國清兵亂之後，前使錢易直傾府藏賞給軍旅，軍旅凌驕，財用殫竭。德裕儉於自奉，留州所得，盡以贍軍，雖施與不豐，將卒無怨。二年之後，賦輿復集。德裕壯年得位，銳於布政，舊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厲疾者，舉室棄之而去，德裕欲變其風，擲鄉人之有識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之間，弊風頓革。屬郡祠廟按方志前代名臣賢后則祠之，四郡之內，除益祠一千一十所，又罷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盜，人樂其政，優詔嘉之。昭憲皇帝，童年續曆，頗事李暉，即位之年七月，詔浙西造銀盃子粧具二十事進內，德裕奏曰：「臣百生多幸，獲遇昌期，受寄名藩，當憂曠職，孜孜夙夜，上報國恩，數年已來

，災旱相繼，罄竭微慮，但免流亡，物力之間，尙未完復。臣伏準今年三月三日敕文，常貢之外，不令進獻。此則陛下至聖至明，細微洞照，一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奸，一恐凋瘵之人，不勝其弊，上弘儉約之德；下敷憫憫之心，萬國羣臣，鼓舞未息。昨奉九月二十三日詔書，令訪茅山真隱，將欲師處謙守約之道，發務實去華之美，雖無人上塞丹詔，實率土已偃玄風，豈止微臣獨懷忤賀？况進獻之事，臣子常心，雖有勅文不許，亦合竭力上貢，唯臣當道，素號富饒，近年已來，比舊即異，自元中，李錡任觀察使日，職兼鹽鐵，百姓除隨貢出榷酒錢外，更置官帖，兩重納榷，獲利至厚。又訪問當時進奉，亦兼用鹽鐵羨餘，貢獻繁多，自後莫及。至薛平任觀察使時，又奏置榷酒，上供之外，頗有餘財，軍用之間，實爲優足。自元和十四年七月三日勅，却停榷酒，又準元和十五年五月七日敕文，諸州羨餘，不令送使，唯有留使錢五十萬貫，每年支用，猶欠十三萬貫，不足，常須是事節儉，百計補填，經費之中，未免懸欠。至於綾紗等物，猶是本州所出，易於方圓，金銀不出當州，皆須外處烟市，去二月中，奉宣令進蠶子，計用銀九千四百餘兩，其時貯備都無二三百兩，乃諸頭收市方獲製造上供。昨又奉宣旨：令進粧具二十件，計用銀一萬千兩，金一百三十兩，尋令併合四節進奉，金銀造成兩具，進納訖，今差人於淮南收買旋到旋造三，星夜不輟，雖力營求，深憂不進，臣若內循不奏，則負陛下任使之恩；若分外誅求，又累陛下慈儉之德，伏乞陛下覽前件推節及諸州羨餘之目，則知臣軍用偏短，本末有由，伏料陛下見臣奏論，必賜詳悉，知臣竭愛君守事之節，盡納忠罄直之心。伏乞聖慈宣令宰臣，商議何以遣上不違宣索，下不闕軍儲，不困疲人，不斂物怨，前後詔勅，並可遵承，輒冒宸嚴，不勝戰汗之至！

一時準敕不許進獻，踰月之後，徵貫之使，道路相繼，故德裕因詆而諷之，事奏不報。又詔進可輻盤條線綾一千匹。德裕又論曰：一臣昨緣宣索，已具事實歲計，及近年物力開奏，伏料聖慈，

必垂省覽。又奉詔旨：令織定羅紗袍段，及可幅襪條綾一千匹，伏讀詔書，倍增憤灼！臣伏見太宗朝，台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密表陳誠，太宗賜詔云使遺獻之，遂不曲順。再三嘉歎，載在史書。又玄宗命中使於江南採鴉鶻諸鳥，汴州刺史倪若水陳論，玄宗亦賜詔嘉納，其鳥即時皆放。又令皇甫詢於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扞撥，鏤牙合子等，薇蕝不奉詔書，輒自停織。太宗玄宗皆不加罪，欣納所陳，臣竊以鴉鶻鏤牙至爲微細，若水等尚以勞人損德，濫歛效忠，當聖祖之朝，有臣如此，豈明王之代，獨無有人？蓋有位者蔽而不言，必非陛下拒而不納。又伏祝四月二十三日德音云：「方台侯伯有位之士，無或棄吾謂不可教。其有違道傷理，徇欲懷安，面刺廷攻，無有闕諱。」則是陛下納諫從善，道光祖宗，不盡忠規，過在臣下。况玄鵝、犬馬、掬豹、盤條、文彩珍奇，只合聖躬服用，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在臣愚誠，亦所未諭。昔漢文帝衣弋練之衣，元帝罷輕織之服，仁德慈儉，至今稱之。伏乞陛下近覽太宗玄宗之容納，遠思漢文孝元之恭己，以臣前表，宣示羣臣，酌臣當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無不受賜。臣不勝懇切誠惶之至。優詔報之，其織綾罷進。元和己來，累勅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徐州節度使王智興聚貨無厭，以敬宗魏月，請於泗州置僧壇，度人眷福，以邀厚利，江淮之民，皆羣黨。淮，德裕奏論曰：「王智興於所屬泗州置僧尼，戒壇，自去冬於江淮已南所在，懸榜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後，不敢私度，自泗州有壇，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在規避王僧，影庇資產。自正月己來，落髮者無算，臣今於蘇山渡點其過者，一日一百餘人，勘問唯十四人是舊日沙彌，餘是蘇常百姓，亦無本州文憑，尋已勒還本貫。訪問泗州置壇次第，凡曾就落者，人納二緡，給牒即迴，別無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誨節，計江淮已南，失却六十萬丁壯，此事非細，繫於朝廷法度。」狀奏，即日詔徐州罷之。敬宗荒僻日甚，遊與無恆，疏遠賢能，呢比

羣小，坐朝月不二三度，大宦罕得進言，海內憂危，慮移宗社。德裕身居廉鎮，傾心王室，遣使獻丹宸箴六首曰：「臣問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迷疎而盲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珍，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敞之守涼郡，梅福之存遐徵，尙竭誠盡忠，不避尤悔，况臣管學舊史，頗知箴諷，雖在疏遠，猶思獻替，謹獻丹宸箴六首，仰塵睿鑒！伏積兢悼！其宵衣箴曰：「先王聽政，味爽以俟，鷄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入聖，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立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其正服箴曰：「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遊，尙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毅然，亦讒纒執，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物服，惟辟所難」。其罷獻箴曰「漢文罷獻，詔還臆耳，鑿輅徐驅，焉用千里？既後令王，亦能恭己。翟妻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爲麗，慈仁爲美，不過天道，斯爲至理」，其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高流涕，舉白浮鍾，魏徵修汰，凌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爲眞，是謂察聰。其辯邪箴曰：「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有昭，德過周成，上書知僞，照奸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乎，百代之後，乃流淑聲」。其防微箴曰：「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黃莫辨，觸怒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睹貌獻餐，斯可誠懼！」帝手詔答曰：「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諸部，肅清全吳，化洽行春，風澄坐嘯，眷言善政，想敷在懷。卿之宗門，累著聲績，冠內廷者兩代，嬰侯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喻詩人之旨，在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常深慮微，博我以端躬，約予以循禮，三復規諫，累夕稱曉。置之座隅，用比韋弦之益；銘諸心腑，何啻藥石之功？卿既以投誠，朕每懷開諫，苟有過舉

，無忘密陳，山川既遠，瞻屬何已！必當克己，以副乃誠」。德裕意在切諫，不欲斥言，託箴以盡意，宵衣誦坐朝稀晚也；正服，諷服御乖異也；罷賦，諷徵求玩好也；納誨，諷侮棄讜言也；辨邪，諷信任羣小也；防微，諷輕出遊幸也。帝雖不能盡用其言，命學士章處厚殷勤答詔，頗嘉納其心焉。德裕久留江介，心戀闕廷，因事寄情，望迴聖獎。而逢吉當軸，枳棘其塗，竟不得內徙，寶曆二年，亳州言出聖水，飲之者愈疾。德裕奏曰：「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誑惑，狡計巧錢，數月已來，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二十家，都願一人取水，擬取之時，疾者斷食韋血，既飲之後，又二七日薙殘，危疾之人，俟之愈病。其水財價三貫，而取者益之他水，公路轉以市人，老疾飲之，多至危篤。昨點兩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於蒜山渡已加捉壩，若不絕其根本，終無益黎吐，昔吳時有聖水，宋齊有聖火。事皆妖妄，古人所非，乞下本道觀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絕妖源。」從之。敬宗爲兩街道士趙歸真，說以神仙之術，宜訪求異人以師其道，僧惟貞齊賢正簡說以詞禱修福，以致長年，四人皆出入禁中，日進邪說。山人杜景先進狀，請於江南，求訪異人，至浙西，言有隱士周息元壽數百歲，帝卽令高品薛季稜往潤州迎之，仍詔德裕給公乘遣之，德裕因中使還，獻疏曰：「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立元；人之聖者，莫若軒黃孔子，昔軒黃問廣成子理身之要，何以長久？對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以自清。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于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又云：「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立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軒黃發謂天之歎，孔子與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至乎！伏惟文武大聖廣孝皇帝陛下，用玄祖之訓，修軒黃之術，凝神閒館，物色異人，將以觀冰雪之姿，屈順風之請，恭惟聖感，必降真仙，若使廣成立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授陛下之言

，以臣度思，無用於此。臣所慮赴召者必迂怪之士，苟合之徒，使物淖水。以爲小術，術羅邪僻，蔽欺聰明，如文成五利一無可驗，臣所以三年之內，四奉詔書，未敢以一人塞詔，實有所懼。臣又聞前代帝王，雖好方士，未有服其藥者。故漢書稱黃金可成，以爲飲食器則辟壽。又高宗朝劉道合、玄宗朝孫頌生，皆成黃金，二祖竟不敢服。豈不以宗廟社稷之重，不可輕易，此事炳然，載於國史。以臣微見，懼陛下睿慮精求，必致真歸，唯問保和之術，不求餌藥之功，縱使必成黃金，止可充於玩好，則九廟靈鑑，必當慰悅，寧海兆庶，誰不歡心？臣思竭愚衷，以裨文化，無任竊憂之至！一息元卒京，帝館之於山亭，問以道術，自言識張杲，葉靜，能詔寫真，待詔李士昉問其形狀，圖之以進。息元山野常人，本無道學，言事誕妄，不近人情，及昭愆遇盜而殂，文宗放還江左。德裕深識守正，皆此類也。文宗即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太和三年八月，召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而吏部侍郎李宗閔有中之助，是月拜平章事，罷德裕大用，九月檢校禮部尚書，出爲鄆滑節度使，德裕爲逢吉所擯，在浙西八年。雖遠闕庭，每上章言事，文宗素知忠藎，採朝論微之，到未旬時，又爲宗閔所遂，中懷於悒，無以自申！賴鄭覃侍講禁中，時稱其善，雖朋黨流言，帝乃心未已。宗閔尋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憾相結，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於外。四年十月，以德裕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西山八國雲南招撫等使，裴度於宗閔有恩，度征淮西時，請宗閔爲彰義觀察判官，自後名位日進，至是恨度援德裕，罷度相位，出爲興元節度使，牛李權赫於天下。西川承繼寇剽之後，郭劍撫理無術，人不聊生，德裕乃復葺關防，繕完兵守，又遣人入南，詔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匠四千餘人，復歸成都。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守將悉恒謀請以城降。其州南界江陽岷山，連峯而西，不知其極，北望廬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一面孤峰，三面臨江，長西蜀控吐

蕃之要地。至德後，河隴陷蕃，唯此州尚存，吐蕃利其險要。將婦人嫁於此州閩者，二十年後，婦人生二子成長，及蕃兵攻城，二子內應，其州悉陷，吐蕃得之，號曰無憂城，貞元中，韋臯鎮蜀，經略西山八國，萬計取之不獲，至是悉恒謀遣人送款，德裕疑其詐，遣人送錦袍金帶與之，託云：「候取進止，」悉恒謀乃盡率郡人歸成都。德裕乃發兵鎮守，因陳出攻之利害，時牛僧孺沮議，言新與吐蕃結盟，不宜收約，語在牛僧孺傳。乃詔德裕却送悉恒謀一部之人還維州，贊普得之，皆加虐刑，德裕六年，復修邛峽關，移嘉州於台登城以扞蠻。德裕所歷征鎮，以政績聞，其在蜀也，西拒吐蕃，南平蠻，數年之內，夜犬不驚，瘡瘡之民，粗以寧復。會監軍王踐言入朝知樞密，嘗於上前言悉恒謀縛送，以快戎心，絕歸降之義。上頗尤僧孺，其年多，召德裕爲兵部尚書，僧孺罷相出爲淮 南節度使。七年二月，德裕以本官平章事進封賀皇伯，食邑七百戶。六月宗閔亦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集賢大學士，其年十二月，文宗暴風恙不能言者月餘。八年正月十六日，始力疾御紫宸，見百寮宰臣，退問安否，上歎醫無名工者久之，由是王守澄進鄭注，初注構宋申錫事，帝深惡之，欲令京兆尹杖殺之，至是以藥稍効，始善遇之，守澄復進李訓書易，其年秋，上欲授訓諫官，德裕奏曰：「李訓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頃年惡積，天下皆知，無故用之，必駭視聽，」上曰：「人誰無過，俟其悔改，朕以逢吉所託，不忍負言。」德裕曰：「聖人有改過之義，訓天性奸邪，無悔改之理。」上顧王涯曰：「商量別與一官，」遂授四門助教。制出，給事中鄭肅韓偓封之不下，下涯召肅面喻令下，俄而鄭注亦自絳州至，訓注惡德裕排己，九月十日，復召宗閔於興元，授中書侍郎平章事，代德裕。出德裕爲興元節度使。德裕中謝曰，自陳繼嗣，不願出藩，追勅守兵部尚書，宗閔奏：「制命已行，不宜自便。」尋改檢校尚書左僕射，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蘇常杭觀察等使代王璠。德裕至鎮，奉詔安排宮人杜仲陽於道觀，與之供給，仲陽

者。漳王養母，王得罪，放仲陽於潤州故也。九年三月，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進狀論德裕在鎮厚賂仲陽，結託漳王，圖爲不軌，四月帝於蓬萊殿召王涯李固言路隨王璠李漢鄭元等面證其事，璠漢加誣構結，語甚切至，路隨奏曰：「德裕實不至，此誠如璠漢之言，微言亦合得罪。」羣論稍息。尋授德裕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其月又貶袁州長史，路隨坐證鶴裕，罷相出鎮浙西。其年七月，宗閔坐救楊虞卿貶虜州，李漢坐黨宗閔貶汾州。十一月王璠與李訓造亂伏誅，而文宗深悟前事，知德裕爲朋黨所誣，明年三月，授德裕銀青光祿大夫，量移滁州刺史，七月遷太子賓客，十一月檢校戶部尚書，復浙西觀察使。德裕凡三鎮浙西，前後十餘年，開成二年五月，授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事，代牛僧孺。初僧孺聞德裕代已，乃以軍府事交付副使張鷟，卽時入朝，時揚州府藏錢帛八十萬貫匹，及德裕至鎮，奏領得止四十萬，半爲張鷟支用，訖僧孺上章訟其事，詔德裕重檢括，果如僧孺之數，德裕稱初到鎮疾病，爲吏隱欺，請罰，詔釋之。補闕王績魏謩崔黨章有翼，拾遺令狐綯韋楚老樊宗仁等，連章論德裕妄奏錢帛，以傾僧孺，上竟不問。四年四月，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五年正月，武宗卽位。七月召德裕於淮南，九月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相，今德裕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亦爲異事。會昌元年，兼左僕射。開成末，迴紇爲黠戛斯所攻，戰敗，部族離散，烏介可汗奉太和公主南來。會昌二年二月，牙於塞上，遣使求助兵糧，收復本國，權借天德軍以安公主，時天德軍使田牟，請以沙陀退渾諸部落兵擊之，上意未決，下百寮商議，議者多云如牟之奏。德裕云：「頃家銀難之際，迴紇繼立大功，今國破家亡，竄投無所，自居塞上，未至侵淫，以窮來歸，遽行殺伐，非漢宣呼韓邪之道也！不如聊濟資糧，徐觀其變。」宰相陳夷行曰：「此借寇兵而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田牟韋仲平言沙陀退渾並頭擊賊，

此緩急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散，是雜虜之常態，必不肯爲國家扞禦邊境。天德一城，戍兵寡弱，而欲與勁虜結鄰，陷之必矣，不如以理卹之，俟其越軼，用兵爲便。」帝以爲然，許借米三萬碩。俄而迴紘宰相噶沒斯殺赤心宰相，以其衆來降，赤心部族又投幽州，烏介勢孤，而不與之米，其衆飢乏，漸近振武保大柵杷頭峰，突入朔州州界。沙陁退渾皆以其家保山險，靈州張獻節嬰城自固，虜大縱掠，卒無拒者。上憂之，與宰臣計事，德裕曰：「杷頭峯北便是沙磧。彼中野戰，須用騎兵，若以步卒激之，理難必勝。今烏介所恃者公主，如令勇將出奇奪得公主，虜自敗矣。」上然之，卽令德裕草制，處分代北諸軍，固關防，以出奇形勢授劉沔，沔令大將石雄，急擊可汗于殺胡山，敗之，迎公主還宮，語在石雄傳。尋進位司空。三年三月，趙蕃奏黠戛斯攻安西北庭都護府，宜出師應援，德裕奏曰：「據地志：安西去京七千一百里，北庭去京五千二百里，承平時，向西路自河西隴右出玉門關進邁，是國家州縣所在，皆有重兵。其安西北庭要兵，便於側近徵發，自艱難已後，河隴盡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須取迴紘路去，今迴紘破滅，又不知的屬黠戛斯否？縱令救得，便須却置都護，須以漢兵鎮守，每處不下萬人，萬人從何徵發？饋運取何道路？今天德振武去京至近，兵力常苦不足，無事時，貯糧不支得三年，朝廷力猶不及，况保七千里安西哉？臣所以請縱令得之，實無用也。昔漢宣帝時魏相請罷車師之田，漢元帝時，賈捐之請棄珠崖郡，國朝賢相狄仁傑亦請棄四鎮，立斛瑟羅爲可汗，又請棄安東，却立高氏，蓋不欲貪外虛內，耗竭生靈，此二臣者，當自有之時，尙欲棄之以肥中國，况隔越萬里，安能降之哉？臣恐蕃戎多計，知國力不及，僞且許之，邀求中國金帛，陛下不可中悔，此則將實費以換虛事，卽是減一廻紘，而又生之，恐計非便。」乃止。德裕又以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守將以城降，爲牛僧孺所沮，終失維州，奏論之曰：「臣在先朝，出鎮西蜀，其時吐蕃維州首領悉怛謀，雖是

雜虜，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本道，臣尋差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歎，其時與臣不足者，望風嫉臣，遽獻異言，上罔宸聽，以爲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爲辭，僥犯郊境，詔臣還却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降中使，追促送還。昔白起殺降，終于杜郵戮賜，陳湯見徙是爲郅支報讎，感歎前事，愧心終日。今者幸逢英主，悉備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湟盡沒，此州獨存，吐蕃密將婦人嫁與州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因茲陷沒，號曰無憂。因併力於西邊，遂無虞於南路，憑凌近甸，宵旰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略河湟，須以此城爲始，盡銳萬旅，急攻累年，吐蕃愛惜既甚，遂遣舅論莽熱來援，雉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鳥運屈盤，猛士多隴於壘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攜莽熱而還。及南蠻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執臣信令，送款與臣，臣告以須俟奏聞，所冀探其情偽，其悉怛謀等率一城之兵衆，并州印，甲仗塞途相繼，空壁歸臣，臣大出牙兵，受其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視。况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名，都成虛語，諸羌久苦蕃中征役，願作大國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帽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舍水棲鷄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臣見莫大之利，乃爲恢復之基。繼具奏聞，請以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顯侯詔書。且吐蕃維州未降已前一年，猶圍魯州，以此言訖，豈守盟約？况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讒之人，不知事實，犬戎遲鈍，土曠人稀，每欲乘秋犯邊，皆須數歲就食，臣得維州隘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後怨？鼓此游詞。臣受降之時，指天爲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偷安？累表上陳，乞垂矜敵：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披桎梏，昇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呼天，將吏對臣，無不流涕！其都送者，便遭蕃

帥戲謂曰：「既已降彼，何須送來？」乃却將此降人戮于漢界之上，恣行殘害，用固攔離。乃至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間楚靈誘殺釐子，春秋明譏，周文外送鄆叔，簡冊深鄙，况乎大國，負此異類，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臣實痛悉，惟恐舉城受醜，由臣陷此無辜，乞慰忠魂，特加褒贈。」帝意傷之，尋賜贈官。其年德裕兼守司徒。四月澤潞節度使劉從諫卒，軍入以其姪稹，擅總留後三軍請降旄鉞。帝與宰臣議可否，德裕曰：「澤潞國家內地，不同河朔，前後命帥，皆用儒臣，頃者李抱真成立此軍，身歿之後，德宗尚不許繼襲，令李絳護喪歸洛。洎劉悟作鎮，長慶中頗亦自尊，屬敬宗因循，遂許從諫繼襲，開成初，於長子屯軍，欲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與鄭注李訓交結至深，外託効忠，實懷窺伺。自疾病之初，便令劉稹管兵馬，若不加討伐，何以號令四方？若因循授之，則藩鎮相効，自茲威令去矣。」帝曰：「卿算用兵必剋否？」對曰：「劉稹所恃者，河朔三鎮耳。但得魏鎮不與稹同，破之必矣，請遣重臣一人，傳達聖旨，言澤潞命帥，不同三鎮，自魏鎮已來，列聖皆許三鎮嗣襲，已成故事，今國家欲加兵誅稹，禁軍不欲出山東，其山東三州，委鎮魏出兵攻取。」上然之，乃令御史中丞李回使三鎮，諭旨賜魏鎮詔書云：「卿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何弘敬王元逵承詔然從命。初議出兵，朝官上疏相繼，請依從諫例，許之繼襲，而宰臣四人，亦有以出師非便者，德裕奏曰：「如師出無功，臣請自當罪戾，請不累李紳讓夷等，及弘敬元逵出兵，德裕又奏曰：「貞元太和之間，朝廷伐叛，詔諸道會兵，才出界，便費度支供餉，遲留逗擱，以困國力，或密與賊商量，取一縣一柵，以爲勝捷。所以帥出無功，今請處分元逵弘敬，只令收州，勿攻縣邑。」帝然之。及王宰石雄進討，經年未拔澤潞，及弘敬元逵收邢洛磁三州，舉黨遂離，以至平珍，皆如其算。時王師方討澤潞，三年十二月，太原橫水戍兵，因移戍榆社，乃倒戈入太原城，遂節度使李石，推

其都將楊弁爲留後，武宗以賊獮未殄，又起太原之亂，心頗憂之。遣中使馬元貫往太原宣諭，覘其所爲。元貫受楊弁賂，欲保祐之，四年正月，使還奏曰：「楊弁兵馬極多，自牙門列隊至柳子十五餘里，明光甲曳地。」德裕奏曰：「李石比以城內無兵，抽橫水兵一千五百人赴檢社，安能朝夕間便致十五里兵甲耶？」元貫曰：「晉人驍敢，盡可爲兵，重賞招致耳。」德裕曰：「招召須財，昨橫水兵亂，止爲欠絹一匹，李石無處得，楊弁從何致耶？又太原有一聯甲，並在行營，安至十五里里明光耶？元貫詞屈。德裕奏曰：「楊弁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種，即時請降詔，令王逢起檢社軍，又令王元逵兵自土門入，會于太原。河東監軍呂義忠問之，即日召檢社本道兵，誅楊弁以聞，自開成五年冬，姻紘至天德，至會昌四年八月，平澤潞，首尾五年，其籌度機宜，選用將帥，軍中書詔奏請，雲合起草指蹤，皆獨決於德裕，諸相無預焉。以功兼守太尉，進封衛國公三千戶。五年，武宗上徽號後，累表乞骸，不許。德裕病月餘，堅請解機務，乃以本官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數月追還，復知政事。宣宗卽位，罷相，出爲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德裕特承武宗恩顧，委以樞衡。決策論兵，舉無遺悔，以身扞難，功流社稷。及昭肅棄天下，不逞之伍，咸審其功，白敏中令狐綯在會昌中，德裕不以朋黨疑之，置之台閣。願待甚優，乃德裕失勢，抵掌戲手，同謀斥逐，而崔鉉亦以會昌末罷相怨德裕。大中和敏中復薦鉉在中書，及相與掎撓，令其黨人李咸者，訟德裕輔政時陰事，乃罷德裕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時大中元年秋，尋再貶潮州司馬。敏中等又令前永寧縣尉吳汝納進狀，訟李紳鎮幽州時謫斷刑獄，明年冬，又貶潮州司戶。德裕既貶，大中等又令前永寧縣尉吳汝納進狀，訟李紳鎮幽州時謫斷刑獄，明年冬，又貶潮州司戶。至三年正月，方達珠崖郡，十二月卒，時年六十三。德裕以器業自負，特達不羣。好著書爲文，獎善嫉惡。雖位極允輔，而讀書不輟。有劉三復者，長於草奏，尤奇

待之。自德裕始鎮浙西，迄於淮甸，皆參佐賓筵，軍政之餘，與之吟詠終日，在長安私第，別構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而獨處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者無能預焉。東都於伊闕南置平泉別墅，清流翠篠，樹石幽奇。初未仕時，講學其中，及從官藩服，出將入相三十年不復重遊，而題寄歌詩，皆銘之於石，今有花木記歌詩篇錄二石存焉。有文集一十卷，記述舊事，則有次柳氏舊聞，御臣要畧，伐叛志，獻替錄行於世。初貶潮州，雖蒼黃顛沛之中，猶留心著述，雜序數十篇，號曰窮愁志。其論冥數曰：「仲尼罕言命，不語神。非謂無也；欲人嚴三綱之道，率五常之教，修入爵而致人爵。不欲信實貴于天命，委福祿於冥數。昔蘧卜協于沙丘，爲謚已久；秦襄屬於臨洮，名子不悟，朝歌未滅，而國流丹雘；白帝尙在，而漢圖秦虵，皆兆發於先，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神明合契。將來之數，無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鳳衰于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條候之貴，鄧通之富，死於兵革可也；死于女室可也，唯不宜以餒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命偶時來，盜有名器者，謂禍福出於胸懷，榮枯生於口吻，沛然而安，漉然而笑，會不知黃雀遊於茂樹，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乙丑歲予自荆楚保釐東周，踰出方城間，有隱者困於泥塗，不知其所如，謂方城長曰：「此官人居守後二年，南行萬里。」則知憶予者，必因天譴；譴予者，乃自鬼詠，雖抱至冤，固不爲恨。予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初掌記北門管涔，隱者謂予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爲文翰之職，須值少主。」予聞之愕然變色。隱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予問曰：「何爲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宿緣。」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續緒，召入禁苑。及爲中丞，閩中隱者叩門講見，予下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多必作相，禍將至矣！若亟論居外，則代全者受惠，公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時年三十六歲。經八稔，尋又仗鉞南甯。

，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鄴郡道士至，方升階，未及命席，謂予曰：「公當爲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之協，不差歲月。自憲闈竟十年居相位，由西蜀而入，代予持憲者，俄亦竄逐。唯再謫南荒，未嘗有前知之士爲予言之，豈禍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秘莫得預聞？」其自序如此，斯論可以警夫躁競者，故書於事末。德裕三子輝檢校祠部員外郎，汴宋寧觀察判官，大中二年，坐父貶象州立山尉。二子幼，從父歿於廬州，樺咸通初量移郴州郴縣尉，卒於桂陽，子延古。

史臣曰：臣總角時，亟聞着德言衛公故事。是時天子神武，明於聽斷，公亦以身犯難，酬特達之遇，實行計從，功成事遂，君臣之分，千載一時。觀其禁掖爛綸，巖廊啓奏，料敵制勝，襟虛獨斷，如由基命中，罔有虛發，實奇才也。語文章則駿馬扶輪，論政事則蕭曹避席，罪其竊位，卽太深文，所可讖者：不能釋憾解仇，以德報怨，混是非於度外；齊彼我於環中，與夫市井之徒，力戰錐刀之末，淪身瘴海，可爲傷心！古所謂攬金都下，忽於市人，離妻不見於眉睫，才則才矣，語道則難。

贊曰：「公之智決，利若青萍。破虜誅叛，摧枯建瓴，功成北闕，骨葬南溟，嗚呼煙朝，誰上丹青？」

唐李衛國公畧傳

李德裕，字文饒，眞定贊皇人也。初爲翰林學士，凡詔令典冊，多出其手。敬宗游幸無常，昵比小人，視朝月不再三。德裕時爲浙西觀察使，獻丹宸六箴，優詔答之。文宗已酉秋，徵爲兵

部侍郎，庚戌十月，轉西川節度使，至鎮，作臺邊樓，圖蜀地形，日召習邊事者，訪以險要，未闔月，皆若身歷。乃練士卒，齊保障，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相安。因索南詔所掠百姓得四十人，辛亥十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來降，德裕遣兵入踞其城，具狀上之，下尙書省集議，皆如德裕策。上聽牛僧孺說，不受，事竟沮。壬子十一月，入爲兵部尙書。癸丑二月，進同平章事，時朋黨愈盛，邪正混淆。未幾，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自陳願留，又爲兵部尙書，尋復爲鎮海節度使。庚申九月，又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武宗祭亥四月，德裕請討澤潞算無遺策，功成加大尉，贈爵衛國公。丙寅三月，宣宗即位。朝罷，謂左右曰：「適過我非大尉耶？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浙。」於是以德裕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執政白敏中竭力排之，以爲太子少保分司，尋貶潮州司馬。戊辰九月，再貶崖州司戶，大中三年正月，至珠崖，築望闕亭，不忘君國，題詩曰：「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用半年程。江山只恐人歸去，百匝千回繞郡城。」十二月卒，年六十三。德裕以德業自負，特達不羣，好著書爲文，毀善嫉惡，位極台輔；而讀書不輟，雖倉皇顛沛之中，猶留心著述雜序數十篇，號曰：窮愁志。懿宗咸通元年冬十月，拾遺劉業，嘗德裕父子爲相，厥著功績，靈逐以來，血屬將盡，宜賜哀憫，詔追復官爵，贈左僕射。

附錄遺事四則

李德裕到崖州，遺段成式書曰：「自到崖州，幸且頑健，居人多養雞，往往飛入官舍，今日作祝雞翁。」

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僧問已之休咎，僧曰：「公災當萬里南去，」曰：「

南去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訊其事。對曰：「相公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嘆曰：「吾師果至人耶？我元和十三年爲丞相張公從事於此都，嘗夢行晉山，見山上盡目皆羊，有牧羊者十數迎拜我，我因問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嘗識此夢，不洩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後旬日，晉武節度使米暨遣使致書於公，且饋四百羊。公大驚，即召告其事，僧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爲國相所有，」公蹙然不悅，日旬，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

類聚詩話：交趾有鬼門關，其南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諺曰：「鬼門關，十人去，九不還。」唐李德裕貶崖州，經此賦詩云：「一去一萬里，千之千不還，崖州在何處？生席鬼門關！」李衡公在珠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餉以衣物，公有書答謝之曰：「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雖爲骨肉，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弔問。閣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開緘發紙，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恤，資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若飢，惟恨垂沒之年，須作餒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藥物陳廢，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目活。」書後云：「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崖州司戶參軍同正李德裕狀侍郎十九弟。」案德裕以大中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馬貶崖州，所謂閏十一月。正在二年，蓋到崖才十餘月爾，而窮困苟生已如是！唐書本傳云：「貶之明年卒。則是此書既發之後，旋踵下世也。當是時宰相皆其怨讎，故雖骨肉之親，平生之舊，皆不敢復通音問。而某侍郎至於再遣專使，其爲高義絕俗可知。惜乎姓名不可得而考耳！此帖藏禁中，後出付秘閣，今勒石於道山堂西。紹興中趙忠簡公亦議珠崖，士大夫畏秦氏如虎，無一人敢輒寄聲，張淵道爲廣西師帥，屢遣兵校持書及藥石酒麴爲餽，鼎之爲已爲人，一至於此。」其述酸寒苦厄之狀，略與衛公同。（賓退錄）

宋史李綱傳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也。自其始祖居無錫，父夔終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積官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上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爲憂。」朝廷惡其言，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七年爲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爲開封牧，令侍從各具所見以聞。綱上禦戎五策，具語所善給事中吳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敵猖獗如此，非傳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可也。公以獻納論思爲職，曷不爲上極言之？」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主上聰明仁恕，公言萬一能行，將見金人悔禍，宗社底寧，天下受其賜。」翌日，敏請對，具道所以，因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云：「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份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期成功於萬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疏上，內禪之議乃決。欽宗卽位，綱上封事，謂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召對延和殿，上迎謂綱：「朕頃在東宮見卿論水災疏，今尙能誦之。」李綱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

可以尺寸與人。」欽宗嘉納，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以敏爲行營副使，綱爲參謀官。金將幹霄不兵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聖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綱進曰：「今日之計，當整軍馬，團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僥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尙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爲東京留守，綱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范祖禹以爲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援，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陛下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上意頗悟，會內侍奏中宮已行，上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令有疎虞。」綱惶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則禁衛攢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大軍父母妻子皆在鄴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遂命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六軍聞之，無不感泣流涕。命綱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宣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衆數千人。金人知有備，又聞上已內禪，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上遣李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稅怯懦而誤國事也。」上不聽，竟使稅往，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

河間地，以魏王莘相爲質。梟受事，自不措一辭，還報。綱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被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不能奪，求去。上慰諭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議之。」綱退，則誓書已行。所求皆與之，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爲質，時朝廷日收金幣，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冲師道姚平仲亦以涇原秦鳳兵至，綱奏言金人貪婪無厭，鬼悖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廿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與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饋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擲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深以爲然，約日舉事。姚平仲勇而寡謀，急於要功，先期率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鞬酋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中使傳旨，諭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綱率諸將且出封丘門，與金人戰幕天坡以神臂弓射金人，却之。平仲竟以襲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患不得報，至殺傷內侍。帝亟召綱，綱入見，泣拜請死。帝亦泣，命綱復爲尙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始金人犯城者，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至是綱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且得制三鎮詔，及親王爲質，乃退師，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請如涇原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十萬分道并進，將士受命，踊躍以行。先是金帥粘罕圍太原，守將折可求劉光世軍皆敗，平陽府義兵亦叛，導金人入南北關，取隆德府，至是遂攻高平。

。宰相谷綱盡遣城下兵追敵，恐倉卒無措，急徵諸將。諸將已追及金人於邢趙間，適得還師之命，無不扼腕。比綱力爭復追，而將士解體矣。詔議迎太上皇帝還京。初徽宗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既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爲變。陳東上書乞誅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等，議遣聶山爲發遣使往圖之。綱曰：使山所圖果成，震怒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山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上從其言，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有不測，綱躡行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至，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陛下早還京師。徽宗泣數行下，問卿頃以何故去，綱對曰：「臣昨任左吏，以狂妄論列水災，蒙恩寬斧鉞之誅，然臣當時所言，以謂天地之變，各有朔應，正爲今日攻圍之兆，夫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脈息，善於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徽宗稱善。又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第，語漸浹洽，徽宗因及行宮上遞角等事，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綱奏方艱危時，兩宮隔絕，朝廷應副行宮亦豈能無不至者，在聖度燭之耳。且言皇帝仁孝，惟恐有一不當太上皇帝意者，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營之，家長出而疆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之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爲子弟者，何所逃其責哉？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攻，爲宗社計，庶事不得不小有更革，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宋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曰：「行宮人得卿來，皆喜，以此示朕意，卿可便服之。」且曰：「卿輔助皇帝，扞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綱還。具道太上意，宰執進

迎，奉太上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而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而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佛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辯？願以公輔事下吏，臣得乞身待罪。」章十餘上，不允。太上皇帝還，綱迎拜國門，翌日朝龍德宮，退復上章懇辭，上手詔諭曰：「乃者敵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致卿不自安，朕深諒卿，不足介懷。巨敵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宜勉爲朕留。」綱不得已就職，上備邊禦敵八事，時北兵已去，太上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爲憂，與同知樞密院事許翰議調防秋之兵，吳敏乞置評議司檢辦法制，以革弊政，詔以綱爲擢舉官，南仲沮止之，綱奏邊患方棘調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謂如節度使至遙郡刺史，本以待勳臣，今皆以戚里恩澤得之，堂吏轉官止於正郎，崇觀間始轉至中奉大夫，今宜皆復舊制。執政揭其奏通衢，以綱得士民心，欲因此離之。會守禦司奏補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專權，浸不可長」語，綱奏頃得旨空名告勅，以便宜行事，二人有勞當補官，故具奏聞，乃違上旨，非專權也。時太原圍未解，种師中戰沒，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爲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上以其爲大臣遊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游辭耳。公堅臥不起，讒者益肆，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書杜郵二字遺綱，綱皇恐受命，上手書裝度傳以賜，綱言：吳元濟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強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

裴度萬分之一，然竊攘外患，可以掃除，小人在朝，竊害難去，使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禦外患者，有不難也。因書裴度論元稹勸洪聞章疏要語以進，上優詔答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爲遷延拒命。綱上疏明其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今以臣爲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爲之，無乃不可乎？願乞骸骨解樞筥之任。」上趣召數四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之理，昔范仲淹以參政出撫西邊，過鄧州見呂夷簡，夷簡曰：參政豈可復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庭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階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爲之感動，及陛辭，言唐恪誣山之姦，任之不已，後必誤國。進至河陽，望拜諸陵，復上奏曰：「臣總帥出鞏洛，望拜陵寢，潛然出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彌敵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當思報，厲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二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爲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行次懷州，有詔罷滅所起兵。綱奏曰：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勢甚危，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使防秋之師果能足用，不可保無敵騎渡河之警。况臣出使未幾，朝廷盡改前詔，所團結之兵，悉罷滅之。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騎以副其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誠不足以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御批曰：促解太原之圍，而諸將承受御畫，專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綱上疏極諫節制不專之弊，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蔣山陳過庭李罔等，吳敏復謫置涪州。綱聞之歎曰：「事無可爲者矣！」即上奏丐罷，乃命神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領宣撫司事。召綱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具

奏辭免。未幾，以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實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再謫寧江。金兵再至，上悟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帥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至北軍爲金人所憚，求遣肅王代之。至是康王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且貽書曰：「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諒非不世之財，何以撓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當投袂而起，以副蒼生之望。」高宗卽位，拜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越赴闕。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爲三公郡士，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猶遣人封其章示綱，詎以沮其來。上聞綱且至，遣官迎勞錫宴，趣見予內殿，綱見上涕泗交集，上爲動容，因奏曰：「金人之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于外，爲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而撫萬邦，實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闕然，不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寢成命，且臣在道，願岐管封示論臣章，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如臣愚蠢，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宜爲所惡，然謂臣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則不可，因力辭。帝爲出池宗尹知饒州，顏岐與綱猶力辭。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云：「臣愚陋無取，荷陛下知遇，然今日扶顛持危圖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臣無左右先容，陛下有加職權，付以宰柄，願區區何足以仰副圖任責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孤立寡與，望察管仲青蘖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得以盡志畢慮，雖死無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奏說，皆中一時之病，今可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裔，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

，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則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備，三曰議赦令，謂神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非蓋不可行，宜悉改正垂法。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其改號，宜正典刑，爲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汙僞命者，以大等定罪，宜倣之，以勵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懦，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猾，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竊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脩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于朝，惟潛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卽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繫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振，不得已而後請元佑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夫都城之人德邦昌謂因其立而得生，且免重科金銀之擾，元帥府怨邦昌謂其不待征討而遣使奉迎，若天下之憤嫉邦昌者，則謂其建號易姓，而奉迎特出於不得已，都城德之，元帥府怨之，私也；天下憤嫉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敵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

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論不同者，上乃詔黃潛善等議之，潛善主邦昌甚力。上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園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以自歸，惟陛下裁處！」綱言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適有差。綱又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上從其請，仍詔有死節者，詣路訪詢以聞。上謂綱曰：「卿昨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綱拜謝，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奏曰：「今國勢不遠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莫歸於上，羣臣鞫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讎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孰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新政，俟告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惟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裕四州而已，其餘卅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載宋者，其心甚堅，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可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

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才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右鎮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上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荐張所傅亮，所嘗爲監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人，由是所之聲震河北，故綱以爲招撫河北非所不可；傅亮者先以邊功得官，嘗治兵河朔，都城受圍時，亮率勤王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綱察其智略可以大用，欲因此試之。上乃以所爲河北招撫使，亮爲河東經制副使。皇子生，故事當肆赦，綱奏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歎望；夫兩路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乎？願因今赦，廣示德意，上嘉納，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間有以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而山砦之兵應招撫經制二司募者甚衆，有許高許亢者，以防河而遁，謫嶺南，至南康謀變，守倅襲之，或議其擅殺，綱曰：「高亢受任防河，寇未至而遁，分途劫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守倅能行之，真捷吏也。」使受命捍賊而欲退定者，知郡縣之吏，皆得以誅之，其亦少知所戒乎？」上以爲然，命轉一官。開封守關，綱以留守非宗澤不可，力薦之，澤至撫循軍民，修治檣櫓，屢用師以挫敵，綱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有所呼召，令按牌以遣。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受賂乞取者，行軍法，遇敵逃潰者斬；

因而爲盜賊者，誅及其家屬，凡軍政申明改更者數十條，又奏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騎，京東西製造而徵閱之。又奏造戰艦募水軍，及詢訪諸路武臣材畧之可任者，以備用。又進三疏，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諫議大夫宋齊愈聞而笑之，謂虞部員外郎張浚曰：「李丞相三議無一可行者。」浚問之，齊愈曰：「民財不可盡刮，西北之馬不可得，而東南之馬不可用；至於兵數，郡增二千，則歲用千萬緡，費將安出，齊愈將極論之。浚曰：「公受禍自此始矣。」時朝廷議遣使于金，綱奏曰：「帝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神明，陛下以二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帝舜之用心也。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胆，內修外攘，使刑正修而中國疆，則二帝不俟迎謂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綱草表，以周望傳雲爲二聖通問使，奉表以往，且乞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使同心協力，相與扶持，以致中興。又乞省冗員，節浮費，上皆從其言。是時四方潰兵爲盜者十餘萬人，攻劫山東淮南襄漢之間，綱命將悉討平之，一日論靖康時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寢，然卒至播遷，何耶？」綱曰：「入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衛石俾書無益也。」因論靖康初朝廷應敵得失之策，且極論金人兩至都城，所以能守不能守之故，因勉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敬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又奏臣章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鄆，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渡關無期，天下之勢，遂傾不復振矣。上爲詔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未幾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論其不可，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

而禁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蠡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汴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以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湘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資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易得也。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于天下。上乃許幸南陽。時黃潛善、汪伯彥、賈陰、上巡幸東南之議，客或有謂綱曰：外一洵洵，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初綱每所有論諫，其言雖切直，無不容納，至是所言常留中不報，已而遷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黃潛善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所乞且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北京留守張益謙、潛善黨也。奏招撫爲賊。豈置司乃有盜賊乎？有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傅亮，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綱言招撫經制，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潛善伯彥沮所及亮，所以沮臣。臣每覽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既而中書經制司，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以御筆付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綱退而亮章疏，乃再疏求去，上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非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有小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一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之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初二帝北行，金人議立異姓，吏部尚書王時雍問於

吳玠莫儻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宋齊愈自敵所來，時雍入問之，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時雍竟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至是齊愈論綱三事之非，不報，擬章將再上。其鄉人廉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譴逆附僞之罪，於是逮齊愈，齊愈不承，獄吏曰：「下尙書鞫所坐不輕，然但遷嶺南。」大諫第承終不過嶺嶺爾。齊愈引伏，遂誅之東市。張浚爲御史，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詔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尙書右丞許翰言綱忠義，捨之無以佐中興。會上召見陳東，陳言潛善伯彥不可任！綱不可去，東坐誅。翰曰：「吾與立皆爭李綱者，東觀鄂市，吾在廟堂可乎？」遂求去。後有旨綱落職居鄂州。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傳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三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敵一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鄂關輔，而中原盜賊譁起矣。

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是時荆湖之間，流民潰卒，聚衆爲盜賊，不可勝計，多者至數萬人，綱悉蕩平之。上言荆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如鼎峙嶽鄂若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議未及行，而諫官徐俯劾去綱，罷爲提舉西京崇福宮。四年冬金人及僞齊來攻，綱具防禦二策，謂僞齊悉力南下，境內必虛，備出其不意，電發靈臺，擣頰以臨畿甸，彼必震懼還救，王師追躡，必勝之理，此上策也；若駐蹕江上，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以助聲勢，命鼓旌旗，千里相望，則敵人雖衆，不敢南渡，然後以重師進屯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俟彼西歸，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借親征之名，爲順動之計，使卒伍潰散，控扼失守，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則其患有不可測矣。往歲金人利在侵掠，又方時暑，勢必還師，朝廷因得以還定安集。今僞齊導之而來，勢不徒還，必謀割據，姦

民潰卒從而附之，聲勢颯張，苟或退避，則無以爲善後之策。昔符堅以百萬衆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之；使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安知北敵不授首於我？願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望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熱議之。詔綱所陳今日之急務，付三省樞密院施行。時韓世忠屢敗金人於淮楚間，有旨督劉光世張浚統兵渡河，車駕進發至江上勞軍。五年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緩懷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退敵爲可喜，而以讎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甯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而疆敵猶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項藉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大修守備，藉自料理，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秦師之伐晉，以殲殺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庸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既平隴復罕，此皆以天下爲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況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乎？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防理淮南荆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鎮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來大將擁衆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南及荆襄置三大元帥，屯重

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逼下接，自爲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則藩籬之勢盛，而無窮之利也。有守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逆臣可誅，疆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鑿與未復舊都，莫若且於建康權宜駐蹕，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親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蓋有城池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壘然後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一日忘宋，特制於疆敵，陷於塗炭，而不能以自歸，天威震驚，必有結納來歸，願爲內應者，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優加撫循，許其自新，使陷溺之民，和所依怙，莫不感悅，益堅載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知之姿，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迨今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既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牽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己病，乃可使之進藥，而實成功，今不詳審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概近在閑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

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奔，則和議之與洽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概可觀矣。然以兵難退，未大懲創，安知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爲陛下思，所以爲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卽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宗太祖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眞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可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巨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閑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罅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僭偽之國，其自取辱，無補於事，祇傷國體。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輟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平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疆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廿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眞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儆億萬一，曾不知爲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億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二說已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

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蕃。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內壯，則爪牙奮，今遠而疆敵，近而僞臣，國家所仰以爲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疆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義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爲，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健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環偉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爲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齷齪，或斥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搯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僞，安能辨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爲端人正士者，往往闕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寢寐側席有乏材之嘆，蓋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爲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效之以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也。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佑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爲姦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渾訛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

，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筭，則誣人之罪，服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廈，堂室與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尙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爲之規模，而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惜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卽天下所爲也，人事盡於前，則大理應于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未嘗盡人事，敵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災感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爲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爲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軌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疏奏上爲賜詔褒諭，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事畢之官。六年，綱至引對內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陛辭，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時宋師與金人僞齊相持於淮泗者半年，綱奏兩兵相持，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驍將自淮南約

岳飛爲犄角夾擊之，大功可成，已而宋師屢捷，劉光世張俊楊沂中大破僞齊兵於淮肥之上，車駕進發幸建康。綱奏乞益飭戍守之具，修築沿淮城壘，且言願陛下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業者無不去，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既備，則將帥驕蹇，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淮西鄧瓊以全軍叛歸劉豫，綱指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深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張浚引咎去相位，言者引漢武誅下恢爲比，綱奏曰：「臣竊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可以爲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設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奮，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張浚措置失當，誠爲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時軍駕將幸平江，綱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復具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皋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于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避，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議，大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鬪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鵬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期廷於荊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疆場未有緊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挑後患，以自趨于禍敗，豈不重可惜哉？八年王倫使北還，綱詰之，上疏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

楷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爲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先後僞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過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佈班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廢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猶不可，况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尙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疏奏雖與衆論不合，上不以為忤，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任疎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蒞拔，昇以師權。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旣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願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奮亟躡，比累陛下知

入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於綱累奏，不欲重遣，遂允其請。次年薨，年五十八，諡開，上爲軫悼使賻贈撫問其家，給喪葬之費，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長服如此，綱著有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論語常說十卷，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又有靖康傳信錄，奉迎錄，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制詔表劄集，官撫刑廣記，制置江右錄。

論曰：以李綱之賢，使得舉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爲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則安，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惡危，然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獨於黃潛魯伍伯彥秦檜之言，信而任之，恆若不及，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爲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噉噉焉挽其裳裾而從之。嗚呼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罔歸之天，若綱之心，其可謂諸葛孔明之用心歟！

宋李忠定公畧傳

李綱字伯紀，福建邵武人。政和二年進士。宣和中金人渝盟，欽宗受禪，綱爲尙書左丞，與耿南仲議不合。徽宗南幸還京，綱請防，耿南仲阻之，以綱主戰，恐防和議，遂罷綱。金兵再至，上悟和議之非，召綱勤王，未至都城陷。高宗卽位，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事，擬姚崇嬰說，力諍張邦昌僭逆罪不可赦；請贖恤死義諸臣，上從之。尋爲黃潛魯汪伯彥所譖，落職，徙萬安軍安置，至瓊浹旬，詔移雷州。後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卒贈少師，諡忠定。

宋史趙鼎列傳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通經史百家之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爲河南洛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爲開封七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何庸議。」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主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讖狀，高宗即位，除權戶部員外郎，知樞密院。張浚薦之，除司勳郎官。上幸建康，詔條具防秋事宜。鼎言以六宮所止爲行宮，車駕所止爲行在，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定所。上納之，大雨，詔求闕政。鼎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關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是。上爲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旋遷殿中侍御史，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之將，而世忠亦率部曲奪康守府。鼎言德總兵在外，專殺無忌，此而不治，孰不可爲？命鼎鞠德，鼎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指取其將吏付有司治罪，諸將肅然。上曰：肅宗興靈武，得一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中丞范宗尹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北兵至江，上幸會稽，召臺諫議去留。鼎陳戢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請督王瓌進軍宣州，周望分軍出廣德，劉光世渡江駐蕪黃，爲邀擊之計。又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

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爲行關，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已，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尙書，又不拜，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督官之威，堅臥不出。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詔鼎復爲中丞，謂鼎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張俊往援之，俊不行，山陽遂陷，金人留淮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三省當以敵退，爲陛下授人才，修政事，密院常處敵至，爲陛下申軍律，治甲兵，即兩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鼎以楚州之失，上章丐去，會辛企宗除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忤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尋改知建康，又移知洪州。京西招撫使李橫欲用兵復東京，鼎言橫烏合之衆，不能當敵，恐遂失襄陽，已而橫戰不利，走；襄陽竟陷。召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上問岳飛可使否？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簽樞徐俯不以爲然，飛出師竟復襄陽，鼎乞令韓世忠屯泗上，劉光世出陳蔡，光世請入奏，俯欲許之，鼎不可；僞齋宿遷令來歸，俯欲斬送劉豫，鼎復爭之；俯積不能平，乃求去。朱勝非兼知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爲勝非所忌，除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鼎辭以非才，上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時吳玠爲宣撫副使，鼎奏言臣與玠同事，或節制之耶？上乃改鼎都督川陝諸軍事。鼎所條奏勝非多沮抑之，鼎上疏言頃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勢，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無浚之功而當其任，遠去朝廷，其

能免於紛紛乎？又官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贖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市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時人士皆惜其去，盛諫有留行者，會邊報沓至，鼎每陳用兵大計，及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卿。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鼎論防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俊以爲當進討，鼎是其言，有勸上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於是詔張俊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磯鎮。方警報交馳，劉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及捷音日至，車駕至平江，下詔鑿逆豫之罪，欲自將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於速戰，遠與爭鋒，非策也；且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爲止不行，未幾，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張浚久廢，鼎言浚可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浚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曰：金人無能爲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恐懼，公獨言不足畏何耶？」浚曰：「敵衆雖盛，然以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上嘗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也。」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呂頤浩等議攻戰備禦措置緩懷之方。五年，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

馬。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制以貴州防禦使瑗爲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於行宮門外，建資善堂。薦范冲爲翊善，朱靈爲贊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建炎初，嘗下詔以姦臣誣蔑宣仁保佑之功，命史院刊脩，未及行。朱勝非爲相，上諭之曰：「神宗哲宗兩朝，史事多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宜召范冲判定。勝非言神宗史增多王安石日錄，哲宗史經京下之手，議論多不正，命官刪修，誠足以彰二帝盛美，會勝非去位，鼎以宰相監脩三史，是非各得其正。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鼎。又以御書尙書一帙賜之，曰書所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上疏謝。劉豫遣子麟覘分路入寇，時張俊屯盱眙，楊沂中屯泗，韓世忠屯楚，岳飛駐鄂，劉光世駐廬，沿江上下無兵，上與鼎以爲憂。鼎移書浚欲與沂中合兵勦敵，光世乞捨廬還太平，又乞退采石。鼎奏曰：「豫逆賊也官軍與豫戰而不能勝，或更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已浚淮，當亟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上善其策，詔二將進兵。俊軍至藕塘，與貌戰大破之。鼎留沂中趨合肥，以會光世，光世已棄廬回江北，浚以書告鼎。鼎曰：「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大駭，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覘拔柵遁去。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入，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出祉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上曰：「俟浚歸議之。」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與折彥質請回驛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擒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光世果世爲將，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七年，上幸建康，罷劉光世，以王德爲都統制，鄒瓊副之，並聽參謀兵部尙書呂祉節制，瓊與德有宿怨，詬于祉，不得直，執祉以全軍降偽齊，浚引咎去位。乃以萬壽觀使兼侍讀召鼎入

對，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四官。上嘗淮西之報初至，執政奏事皆失措，惟朕不爲動。鼎曰：「今見諸將，尤須靜以待之，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寔諒交論淮西無備，鼎曰：「行朝擁兵十萬，敵騎直來，自足抗之，設有他虞，鼎身任其責。」淮西迄無驚。鼎嘗乞降詔安撫淮西。上曰：「俟行遣張後，朕當下罪已之詔。」鼎言浚已落職。上曰：「浚罪當遠竄。」鼎奏浚母老，且有勤王功。上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置嶺南。鼎留不下，詰且約同列救解。上怒殊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識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解，遂以散官分同居永州。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助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瘰，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矣。」金廢劉瑑，鼎遣閻招河南守將，壽毫陳蔡之間，往往舉城或率部曲來歸，得精兵萬餘，馬數千。知廬州劉錡亦奏言淮北歸正者不絕，度今歲可得四五萬。上喜曰：「朕常慮江池數百里，備禦空，虛今得此軍，可無患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爲不可信，上怒，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屈已請和，憚不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竊臣憤滿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梓宮及母后環，雖渝盟吾無憾焉。上從其言，竊議遂息。潘良貴以向子諱奏事久，叱之退，上欲抵良貴罪，常同爲之辨，欲併逐同，鼎奏子諱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二人竟出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諱出二佳士，不書黃，上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上曰：「與諸人善，豈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於鼎矣。奏檜縱留身奏事，既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御筆和州防禦使壞除節鉞封國公。鼎奏建國雖未正名，天下皆知陛下有子，社稷大計也，在今禮數不得不異，所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上曰：姑徐之。檜後留身不知所云，

鼎嘗論和議與檜意不合，及鼎以爭環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鼎。又薦蕭振爲侍御史，振本鼎所引，及入臺劾參知政事劉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擊臣乃翰鼎也，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上問益疑。鼎引疾求免，言大中特正論爲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何可留？乃以忠武節度使出知紹興府，尋加檢校少傅，改奉國軍節度使。檜率執政，往饒其行，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既去，王庶入對，上謂庶曰：趙鼎兩爲相，於國大有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鑿無患，他人所不及也。一先是王倫使金，從鼎受使，指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者從事之大者，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與金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爲名，上歎息謂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車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栽入內，鼎見責之曰：「良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陛，召宰相府切責之。翌日問上曰：「某人獻錢耶？」上曰：「朕求之也。」鼎笑某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出其人與郡。鼎嘗薦胡寅魏虹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等數十人，分布朝列，暨再相奏曰：「今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妬賢長惡，如趙鼎卽世將周秘陳公輔之徒陛下能去之乎？」上爲俳世將而公輔等尋補外，上嘗中批二人付廟堂升擢，鼎奏疎遠小臣，陛下何由得其姓名？上謂常同實稱之。鼎曰：「問知其賢，何不露章薦引？始浚薦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爲言然檜僻深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丐祠，檜惡其逼已，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僞命，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論鼎卽郡廢弛，命提舉洞霄宮。鼎自泉州歸，復尙書言時政。檜忘其復用，諷次翁又論其嘗受僞命，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謫官居興化軍。」

論者稱不已，移漳州。又謫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屬潮守放編置人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偃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兄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於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粟米，檜知之，命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全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孝宗即位，諡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祈廟，鼎配享。朝廷擢用其孫十有二人。鼎爲文渾然天成，凡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全集，行於世。論中興賢相，以鼎爲稱首云。論曰：夫謀國用兵之道，有及時乘銳而可以立功者，有養威持重而後能有爲者，二者之設施不同，其爲忠一而已。方金人逼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响之赴聲，實由澤之忠忱義氣，有以風動之，抑思民目賭君父之陷於塗淖，孰無憤激之心哉？使當其時，澤得勇往直前，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特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而甚功，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薨，豈不悲哉！及趙鼎爲相，則南北之勢成矣；兩敵之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釁，則養吾力以俟時，否則徒取危困之辱，故鼎之爲國事以固本爲先，根本固而後敵可圖，雖可復，此鼎之心也。惜乎一見忌於秦檜，斥逐遠徙，卒齋其志而亡，君子所尤痛心也，竊嘗論澤鼎之終，而益有感焉。澤之易箠也，猶連呼渡河者三，而鼎自題其銘旌，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語，何二臣之愛君愛國，雖處死生禍變之際，而猶不渝若是，而高宗感於檢邪之口，乍任乍黜，所謂善而不能，千載而下，忠臣義士，猶爲之捩卷扼腕，國之不競，有以哉！

趙忠簡公畧傳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高宗三年六月，霖雨，詔言闕政，鼎時爲司勳員外郎，疏曰：「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而安石配享，京黨未除，朝政之缺，莫大於此。」遂罷安石配享。十一月自右司諫拜侍御史，所言四十事，施行者三十有六，拜中丞平章事。五年與張浚并爲尙書左右僕射。六年十二月，鼎求退，浚總中外，政多濫陞。七年九月，求去，帝問「誰可代者？」言及鼎浚曰「得之，復以鼎爲尙書左僕射。八年十月，戶部侍郎向子灃奏事久，中書舍人潘良貴叱之退，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爲之辯，並逐同，鼎奏同與貴不宜逐，帝不從。由是出鼎知紹興府。秦檜率宰執餞之，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十年閏六月，貶清遠軍節度使潮州安置。十四年九月徙吉陽軍，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鼎見曰：「此老倔強猶昔。」十七年八月卒。鼎自安置以來，杜門謝事，門人故吏，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餽膠米。鼎聞之，令本軍月具存亡狀。鼎遣人語其子汾曰：「鼎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得疾，自書墓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而死。明年，得旨歸葬。孝宗朝追封豐國公，贈太傅諡忠簡。

附錄遺事

府志，趙鼎至吉陽，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

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越明年三月，於一德格天閣，言趙鼎李光胡銓姓名，必欲殺之，趙鼎李光遇赦，永不檢舉，具令本軍月具存亡，申尙書省，後鼎不食而死。又十年，放還海外逐客，獨李胡北歸矣。趙忠簡公謫朱崖，士大夫畏秦氏，無敢寄聲，張淵道爲廣西帥，遺書持藥及酒麵爲噎，忠簡公答書，今存張氏。陸游曰：趙忠簡謫朱崖，臨終自書銘旌曰：「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嗚呼！不可謂偉人乎？趙鼎死珠崖扶世遇郡，汪應辰爲文祭之曰：「惟公兩登上宰，皆值危難之時；一斥南荒，遂爲死生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偕三兵以歸道。

宋史李光列傳

李光字泰發越州上虞人。童穉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鶴，其與吾門乎？」親喪衰毀如成人，有致賻者悉辭之。及葬，禮皆中節，服除，遊太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開化令，有政聲，召赴都堂審察，時宰不悅，處以監之，當改秩，知平江府常熟縣，朱勳父冲，倚勢暴橫，光械治其家僮，冲怒，風部使者移令吳江，光不爲屈，改京東西學事司管勾文字，劉安世居南京，光以師禮見之，安世嘗以所聞於溫公者曰：「學當自無妄中入」，光欣然領會。除太常博士，遷司封，曾論士大夫諛佞成風，至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說，以杜塞言路。又言：「怨嗟之氣，結爲妖疹」，下黼惡之，令部注桂州陽朔縣，安世聞光以論事貶，貽書偉之。李綱亦以論水災去國

，居義興，光伺于水驛，自出呼曰：「非越州李司封船乎？」留數日，定交而別。除司勳員外郎遷符寶郎。郭勣師叛，光知徽宗有內禪意，因納符，謂知樞密院蔡攸曰：「公家所爲，皆佛衆心，今日之事，非皇太子則國家俱危！」攸憂然不敢爲異，欽宗受禪，擢右司諫，上皇東幸，儉人間兩宮，光請集議奉迎典禮。又奏東南財用盡於朱勣，西北財用困於李彥，天下根本之財，竭於蔡京下舖，名爲應奉，實入私室，公家無半歲之儲，百姓無旬日之積，乞依舊制三省樞密院，通知兵民財計與戶部，量一歲之出入，以制國用，選吏考核，使利源歸一。金人圍太原，援兵無功，光言三鎮之地，祖宗百戰得之，一旦舉以與敵，何以爲國？羣詔大臣別議攻守之策，仍間遣使，檄河東北兩路，盡起強壯策應，首尾掩擊。遷侍御史，時言者猶主王安石之學，詔榜廟堂，光又言：「祖宗規摹宏遠，安石欲盡廢法度，則謂人主制法，而不當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則謂人主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毒流四海，今又風示中外，鼓惑民聽，豈朝廷之福？」蔡攸欲以扈衛上皇行宮，因緣入都，光奏攸若果入，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驚犯屬車之塵，臣坐不預言之罪，望早黜責。時已葺擯景園爲寧德宮，而太上皇后乃欲入居禁中，光奏禁中者天子之宮，正使陛下欲使溫情，奉迎入內，陛下亦當躬稟上皇，下有司討論典禮，乃下光章，使兩宮臣奏知，於是太上皇后居寧德宮。金人逼京城，士大夫委職而去者五十二人，罪同劓鼻，士論紛紛，光請付理守公行之。太原圍急，奏乞就委拆彥質盡起晉絳絳臨潞威勝汾八州民兵，及本路州縣弓手，俾守令各自部署，其土豪士人願爲首領者，假以初官，應副器甲，協力赴援。女真劫質親王，以三鎮爲辭，勢必深入，請大修京城守禦之備，以代敵人之謀。又言：朱勣託應奉脅制州縣，田園第宅，富擬王室，乞擇清強官置司追捕勣父子，及奉承監司守令如胡直孺盧宗原陸寅王仲閔趙霖宋晦等，根勘驅磨，計資沒入，其強奪編戶產業者還之。李會李攢復

以諫官召，光奏：蔡京復用時，會擢迭爲臺官，禁不發一語，金人圍城，與白時中李邦彥專主避敵割地之謀，時中邦彥坐是落職，而會擢反被召用，復預諫諍之列，乞寢成命，不報。光丐外，亦不報。慧出寅良間，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夷，不足憂，光奏：孔子作春秋，不弔辟疆者，竊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聞以災異歸之外夷也。疏奏，監汀州酒稅。高宗卽位，擢祕書少監，除知江州，未幾擢侍御史，皆以道梗不赴。建炎三年，車駕自臨安移蹕建康，除知宜州，時范瑒將過軍，光先入視事，瑒至則開門延勞，留三日而去，無敢譁者。光以宣密適行都，乃繕城池，聚兵糧，藉六邑之民，保伉相比，謂之義社，擇其健武者，執以土豪，得保甲萬餘，號精練軍，又據險要廿三所，謹戍之，釐城止爲十地，分巡內外，晝則日便，夜則守城，有警則戰。苗租歲輸邑者，悉命輸郡，初謔言不便，及守城之日，瞻軍養民，迄賴以濟，事聞，授管內安撫，許便宜從事，進直龍圖閣。杜充以建康降並人，奪馬家渡，御宮統制王玘素不相能，至是擁潰兵營，城外索閱，光親至營，諭以先國家後私仇之義，皆感悟解去。時奔將散卒至者，光悉厚贖給遣，有水軍叛于繁昌，逼宜境，卽遣兵援擊，出賊不意，遂宵遁，進右文殿修撰。光奏：金人雖深入江浙，然遠天時地利，臣已移文劉光世領大兵赴州，併力攻討，乞速委宣撫使周望，約日水陸並進。潰將邵青自真州擁舟數百艘，剽當塗無湖兩邑間，光招諭之，遺米二千斛，青喜，謂使者曰：「我官軍也，所過皆以盜賊見遇，獨李公不疑我，」於是秋毫無犯。他日舟過繁昌，或給之曰：「宜境也，乃掠北岸而去。剽盜賊力破寧國縣，抵城下，分兵四擊，光募勇敢劫之，賊驚擾自相屠蹂，朝廷遣統制官巨師古劉晏兼程來援，賊急收朝京門，縱竹木爲浮梁以濟，須臾軍傳城，列砲具，立石對樓，光命編竹若簾，揭之，砲至卽反墜，不能傷。取柁木爲撞竿，倚女牆以禦對樓，賊引却。劉晏率赤心隊直擣其營，賊陽退，晏追之！伏發遇害，師古以中軍大破賊，賊遁去。初賊

方圍壘，與其副並馬巡城，指畫攻具，光以書傳矢射其副馬前，言：「賊方窮寇，天誅必加，汝爲將家子，何至附賊？」二人相疑，攻稍緩，始得爲備，而援師至矣。管冀亡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取亡首，我必死，汝輩宜自殺，無落賊手。」除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紹興元年，正月，除知洪州固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除知婺州，甫至郡，擢吏部侍郎，光奏疏：「極論朋黨之害，議論之臣，各懷顧避，莫肯以持危扶顛爲己任。駢譯會稽，首尾三載，自去秋迄今，敵人無復南渡之意。淮甸咫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爲限制，櫓櫓焉日爲乘桴浮海之計。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修宮闕，保江浙，劉琨祖逖與逆胡拒戰於并冀兗豫，司雍諸州未嘗陷沒也，石季龍重兵已至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以禦之，未聞專主避狄如今日也！陛下駐蹕會稽，江浙爲根本之地，使進足以戰，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建康幸姑熟一百八十里，其險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砂夾，曰采石，曰大岷，其上則曰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虛疎之場，或倚岸，水勢湍悍，難施舟楫，莫若預於諸隘屯兵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旁近鄉兵，協力守禦。乞明詔大臣參酌施行！」時有詔：金人深入，諸郡守臣相度或守或避，令得自便。光言：「守臣任人民社稷之重，固當存亡以之，若預開遷避之門，是誘之遁也，願追寢節詔。」上欲移臨臨安，被旨節制臨安府，見山諸軍兼戶部侍郎督營繕事，光經營將節，不擾而辦，奏蠲減二浙積負，及九邑科配，以示施德自近之意。戚方以管軍屬節制，甚懼，拜庭下，光握手起之，曰：「公昔爲盜，某爲宋分當相直，今俱爲臣子，當共勉力忠義，勿以前事爲疑。」方謝且泣，兼侍讀，丙曰：「金人內寇，百姓失業爲盜賊，本非獲己，尙可誠感。自李成北走，羣盜離心，僞因斯時，顯用一二會豪，以風厲其黨，必更相效慕，以次就降。」擢吏部尙書。大將韓世清，本苗傅餘黨，久屯宣城，擅據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乃授光淮西

招撫使，光假道至郡，世潛入謁，縛送闕下伏誅。初光於上前面稟成算，宰相以不預聞，怒之，未至道，除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壽春滁濠廬和無爲宣撫使。時大平州卒陸德，囚守臣璩城叛。光多設方略，盡擒其黨。秦檜既罷，呂頤浩朱勝非並相。光議論素與不合，言者指光爲檜黨，落職奉祠，尋復寶文閣待制，引湖州，除闕諷閣直學士，移守平江，除禮部尚書。光言：「自古創業中興，必有所因，而起：漢高因關中，光武因河內，駢驛東南，兩浙非根本所因之地乎。自冬及春，雨雪不已，百姓失業。乞選賢諫，察實以聞。兼比歲福建湖南盜作，范汝爲楊么相挺而起，朝廷發兵誅討，殺戮過當，今諸路旱荒，流丐滿路，盜賊出入，宜選良吏，招懷撫納，責諸路監司，按貪賊，恤流殍。」曠臣欲推行四川交子法於江浙，光言：「有錢則交子可行，今已謂楮辦若干錢，行若干交子，此議者欲朝廷欺陛下，使陛下異時不免欺百姓也。若已楮辦見錢，則目今所行錢關子，已是通快，何至紛紛，其工部鑄到交子務銅印，臣未敢給降，」除端明殿學士，守台州，俄改温州。劉光世張俊連以捷聞，光言：「觀金人布置，必有主謀，今已據東南形勢，敵人萬里遠來，利於速戰，宜戒諸將，持重以老之，不過數月，彼食盡，則勝算在我矣。」除江西安撫知洪州，兼制置大使，擢吏部尚書，踰月除參知政事。時秦檜初定和議，將揭榜，欲藉光名鎮壓，上意不欲用光，檜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息，遂用之。同郡楊焯上光書責以附時相，取尊官，墮黠虞姦計，躡平時大節。光本意謂但可因和而爲自治之計，旣而檜議徹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極言：「我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檜以親黨鄭億年爲資政殿學士，光於榻前面折之，又與檜詰難上前，因曰：「觀檜之意是欲聖敵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明日，光丐去。高宗曰：「卿昨面叱秦檜，舉措如古人，朕退而歎息，方寄卿以腹心，何乃引去？」光曰：「臣與宰相爭論，不可

留。一章九上，乃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十一年冬，中丞萬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瓊州安置。越四年，移瓊州，居瓊州八年，仲子孟堅坐陸升之誣，以私撰國史，獄成。呂愿中又告光與胡銓詩賦倡和，譏訕朝政，移昌化軍。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踰八十，筆力精健。又三年，始以郊恩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至江州而卒。孝宗即位，復資政殿學士，賜諡莊簡。

宋李莊簡公畧傳

李光字泰發，上虞人。高宗朝，參知政事。紹興間，秦檜主和議，光斥之，謫瓊州安置，居八年，仲子孟堅坐陸升之誣，以私撰國史成獄。呂愿中又告光與胡銓賦詩倡和，譏訕朝政。移昌化軍。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踰八十，精力不衰，亭臺多所題詠。後三年，以郊恩復左朝奉大夫，至江州卒。孝宗朝，復資政學士，諡莊簡。

附錄遺事二則

儋耳城東，郡守陳適創堅白堂。後李光改名爲無楷齋。其詩曰：「已許傾壺就綺羅，只因風雨暫經過。不辭美酒十分勸，欲聽佳人一曲歌。亭上安觀摩勒果，池中雜識右軍鵝。使君獨寢空歸去，被冷風清奈若何！」

會稽志：李孟博，莊簡公之子也。苦學有文，紹興五年，進士第三人及第，莊簡南遷，隨侍

至貶所，遂卒於瓊州。未卒數月前，忽夢至一處，海山空濶，樓觀特起雲霄間，有軒榜曰「空明」，「先世諸父皆環坐其間。顧指其一曰：『留以待汝。』既寤，知其非祥也，未幾遂屬疾，臨終有雲氣起於寢，冠服宛然，自雲中冉冉升舉，瓊人悉見之，莊簡有詩悼之云：『脫屣塵寰委蜉蝣，真形渺渺駕非煙。丹台路杳堪歸日，白玉樓成不待年。安坐我方依古佛，空行汝去作飛仙。恩深父子情難割，淚滴千行到九泉。』

宋史胡銓傳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東走淮海，銓內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答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于戈銓竊聞，外亂內訌，而策臣數十條，皆實之天，不聽於民，」又謂宰相非安殊，樞密參政非韓琦杜衍范仲淹，策萬餘言，高宗見而美之，將冠之多士，有忌其直者，修實第五。授撫州軍事判官。未上，會隆祐太后避兵贛州，僉人躡之，銓以漕糧攝本州幕，募鄉丁助官軍捍禦，贊轉承直郎。丁父憂，從鄉先生蕭楚學春秋。紹興五年，張浚開督府，辟湖北倉屬，不赴，有詔赴都堂審察，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八年。宰相秦桧，策主和，僉使以詔諭江南爲名，中外洶洶。銓坑疏言曰：「臣講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

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捧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効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夷狄，祖宗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袵，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會孺子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誓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顛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開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取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倍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廡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變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日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道是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會開等，引古證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謬非復諫

，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台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台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尙能變左衽之陋，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爲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檜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台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尙能折衝禦侮乎？臣竊謂秦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既之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告中外，給舍台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迫於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飾非構議，詔除名編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張棟計銓與客唱酬，謗訕怨望，移謫吉陽軍。一十六年，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出，宜興進士吳紳古鏐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爲賀，其謫新州也，同郡土廷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訐。紳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三十一年，銓得自便。孝宗卽位，復奉議郎，知饒州，召對言：「一修德結民，練兵觀釁，」上曰：「久聞卿直諫，」除吏部郎官。隆興元年，遷秘書少監，擢起居郎，論史官失職者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小立，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閤門以未嘗預牒，以今日無班次爲辭，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牒閤門，及以有無班次

爲拘。詔從之，兼侍講國史院編修官，因講禮記曰：「君以禮爲重，禮以分爲重，分以名爲重，願陛下無以名器輕假人。」又進言：「乞都建康，謂漢高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鬥，不撻其吭拊其背，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吭與背也，建康則益之拊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與王之計也。」詔議行幸，言者請紆其期，遂以張浚視師，圖恢復。侍御史王十朋贊之，克復宿州，大將李顯忠私其金帛，且與邵宏淵忿爭，軍大潰，十朋自劾，上怒甚。銓上疏，願毋小覷自沮。時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數千言，始終以春秋書災異之法，言政令之闕有十，而上下之情不合亦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爲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何武陳蕃，天下橫潰而又得聞；梁武信朱異，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卽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何召者，張濬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濬去矣，次膺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銓又言：「昔周世宗爲劉昫所敗，斬敗將何徽等七十人，軍威大震，果敗昫，取淮南，定三關。夫一日戮七十將，豈復有將可用？而世宗終能恢復，非庸懦者去，則勇敢者出耶？近宿州之敗，士死于敵者滿野，而敗軍之將，以所得之金，賂權貴以自解，上天見變昭然，陛下非信賞必罰以應天不可。」其論納諫曰：「今廷臣以箝默爲賢，容悅爲忠，馴至興元之幸，所謂一言喪邦。」上曰：「非卿不聞此。」金人求成，銓曰：「金人知陛下銳意恢復，故以甘言欺我，願絕口勿言和字。」上以邊事全倚張浚，而王之望尹穡專主和，排浚銓，廷貴之。兼樞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張浚之子斌，賜金紫，銓繳奏之，謂「不當如此，待勦臣子，浚雅與銓厚，不願也。十一月，浚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庭，侍從台諫預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

實不和者，銓一人而已。乃獨上二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桌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振，尙能戰乎？」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降，蕭琦以軍百人降，詔並爲節度使。銓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台城，宣政間，郭榮帥白燕雲來降，未幾爲中國患，今金之三大將內附，高其爵祿，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虜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爲內應，後將曠曠，願勿任以兵柄，遷其衆於湖廣以絕後患。」二年兼領子祭酒，尋除權兵部侍郎。八月，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銓以振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爲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仇讎，附會則覓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爲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弔者十？眞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且殊不以爲然，既而遂和。海內乾耗，且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澗今日之瀕臨咽喉也，彼得海澗，且決吾瀕瀕，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三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

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鞏殿，太上謀入欲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應之和，首議決不與婦止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止之人，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几爲齏齏爨，今必盡索婦止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出水潦，自此復和，則盜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覲之費，私覲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憚而爲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燒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以爲議者可斬也！天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納」二字，富弼以爲議者可斬也！天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亡已以從之，則是多曠不足辱，明鼎不必恥，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心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壁；銜壁不已，必至與虜；與虜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爲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儼乾剛獨斷，追問使者魏杞康濟等，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爲矣，繼之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壁

與繼之醋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孺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爲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爲臣子出位犯分之戒」，自符離之敗，朝論急於和戎，棄唐鄆海泗四州皆於虜矣！金又欲得商秦地，邀歲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以本職置浙西浙東海道，時金使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之兵號八十萬，李寶棄楚州，王彥棄昭關，濠潞皆陷，惟高郵守臣陳敏拒敵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預求密詔，爲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奏之，曰：「臣受詔令范榮備淮，李寶備江，峻急相援，今寶視弗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出矣！」寶懼，始出師犄角，時大雪河冰皆合，銓先持鉄鏈鑿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久之提舉太平興國宮，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趣奏事，留爲工部侍郎，入對，言：「少康以一旅復禹績，今陛下富有四海，非特一旅，而卽位九年，復禹之効，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左右不以告，謀國者之過也，宜令有司速爲先備。」乞致仕，七年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求去，以數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陛辭，猶以歸陵寢復故疆爲言，上曰：「朕志也，」且問「今何歸？」銓曰：「歸廬陵，臣向在岑海，嘗訓傳諸經，欲成此書，」特賜通天犀帶以寵之。銓歸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詔藏秘書省，尋復元官。升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轉提舉玉龍萬壽宮，進端明殿學士提舉，六年召歸經筵，銓引疾力辭，七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薨諡忠簡，有淡菴集一百卷行于世，孫樸渠皆至尙書。

宋胡忠簡公畧傳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見而異之。將冠多士，有忌其直者，侈置

第五。紹興五年，除樞密編脩官。八年王倫使金，階虜使還，以詔諭江南爲名。中外洶洶，上詔羣臣議和金得失。銓抗疏切直，書上，連遭貶竄。時宜興進士吳師古毀其書於木，金人慕之千金。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謫，皆坐流貶，銓初謫福州，再竄斯州，時州守張楙承察檄旨，銓論與客唱酬，謗訕怨望，詔送海南吉陽軍編管。所居裴氏之廬，卽趙鼎故居。先是銓在新州時，嘗夢謁趙鼎，又嘗夢見黎母山，至是悉驗。在崖，日以訓傳經書爲事，黎酋聞之，遣子入學。二十五年，檜死，量移衡州。孝宗卽位，召還。隆興元年，遷祕書少監，擢起居郎，嘗侍上於後殿內閣。上曰：「卿流落海島二十餘年，得不爲屈原之葬魚腹者，實祖宗天地留卿以輔朕也。」銓流涕答曰：「小臣三選嶺海，命出虎口，豈期今日再見天日！」上亦投淚曰：「卿被罪許久，可謂無辜，天下知之，不在多說。」乃就坐，上曰：「卿向海南爲詩必多？」答曰：「臣向居嶺南時，日率作詩十餘首，初任福州簽判，以詩詞唱和得罪，故遷新州。及居新州，又以此獲譴，復徙吉陽軍。甚矣詩詞能禍人也！旣蒙錄用，靜思二十年前，爲之墮淚？」乾道七年，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求去。上問：「今何歸？」銓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此書。」特賜通天犀帶以縛之。銓歸，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詔藏祕書省。

附錄遺事一則

胡銓初在新州，夢謁相丞相鼎，久之不出，仰視屋宇皆塵埃，取帚欲掃而覺。及至吉陽軍所居裴氏之廬，乃趙公故寓也。又嘗夢見黎母，後十年，乃遷崖州。李參政光以詩送之云：「夢裡分明見黎母，生前定合到朱耶。」朱耶，卽朱崖也。（蕭志）

宋史蘇軾列傳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大息。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旣而讀莊子嘆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修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會所爲，但置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修，修語梅聖俞曰：「吾嘗遊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荐之祕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而已。除大理評事發書鳳翔府判官。關中白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楸，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爲修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服，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爲隣，未可遞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

，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以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即葬姑，後官可隆，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悉其議論異已，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入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資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資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而况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資實，則公又侍從，常患無人，而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疆而復之，則難爲力。慶曆固嘗立學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切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游士，四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士與今爲孰辦？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舉望，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竊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耻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搢，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

議意釋然矣。一卽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治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愚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繼，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如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於言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勅府市游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爲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以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實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卽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騷疑；創法新奇，吏皆悍惡，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人言？操網罟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入自信；驅廢車而赴林薮，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爲欲消譏謗，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獨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于淤，三歲而滿矣。陛下參信其說，卽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輕劇，率意爭言，官司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

，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官宦苟且須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礙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出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開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盡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揚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主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汗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且隣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一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而欲變爲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贖寶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後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爲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臣竊以爲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淺，不在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書乎用兵，則十出而

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驕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倖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揆鼎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而民德歸厚，陛下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台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詔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台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者之談，皆謂台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台諫亦與之；公議所擊，台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才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紀綱者此也。嘗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曾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弱，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佯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遠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除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藥物誣民，入其家爭鬥殺人，且

畏罪竊謀，將爲亂，民奔詭擊，軾諒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以散卒聞之，安？給使人招出觀之，得知徐州，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隴于城下，濕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馳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曰：「河將害城，事急矣，幸聽禁軍，且爲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遂率其徒持鎗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台，尾屬於城，而日夜不止，越不流者三版，水遂減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謂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劾軾何正言據其表語，並媒孽所爲詩，以爲又誣謗。逮赴台獄，欲寘之死，軾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輒爲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誰軾成之，其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禮移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朝暮，有田在蔡顯得居之。朝奏入，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在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空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愚聊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又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沸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存磨勸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軾傳嘗司馬光章惇時光爲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譴侮困光，光苦之。

，賦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遠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政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况君賓乎？」惇以爲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賦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賦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邪？」卒不許。元祐元年，賦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賜銀緡，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打久生弊，徧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爲免役，使戶差高下出錢，願役行法者，適取以爲民病。司馬光爲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賦與其選。賦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掃斂民財，十室九空，歛聚於上，而下有饑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奸，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賦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賦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賦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願，賦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賦盡言耶？」光笑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觀有所啓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輒背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賦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疆之便束。夏大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成衰亂之漸。賦嘗鎮宿禁中，召大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臣今

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荐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拔。巡鋪內侍，每攜挈舉子，且持暖味單詞，誣以爲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訛處使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譏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確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請宜皇帝勅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糜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募義積得二千，復發橐中贖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歲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湖，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爲民大患，六井亦幾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湖，鹽橋二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者洩之限，江湖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取芡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

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堤。杭僧淨瑠居海濱，與舶客交通，舶至高麗交易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淨瑠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埋却之，彼庸僧猾商，爲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擾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大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小嶺，鑿嶺六十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于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入以爲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滯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淤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以爲恨。軾二十年間，再葺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生作祠以報。六年召爲吏部尚書，未至，以第繼除右丞，改翰林承旨，橫獻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載在翰林數月，復以議譴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穎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鄆來溝與穎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穎，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汰，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驟流，穎堪爲患，軾言於朝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盜吏兵。

，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懼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禽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德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適緝知盜跡，分捕其黨與，手就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已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爲軾嘗選，以符冒其考，軾請以已之年勞，又不辦。七年徙揚州，舊被選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且周給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軾爲處薄使，導駕入太廟，有積穢輿車并青蓋，輿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爲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爲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事呼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台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成邊，願不得一見而行，况疏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爲世，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盡心留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臣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蚤，不慮稍遲，亦已。」

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收壞弛，諸衛率驕惰不敬，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汙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餘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率史以獻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爲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契丹久和，邊兵不可用，備沿邊弓箭社與寇爲鄰，以戰社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固俗立法，歲久法弛，又爲保甲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軾肇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爲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儋人運甕舂土以助之，猶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爲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吏三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旣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譏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來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儕，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撻撻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志

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尙書，又以其文寅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爲文章之宗。親製集賢，賜其曾孫驕，遂崇贈大師，諡文忠。軾三子邁迨迨，俱善爲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

論曰：蘇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讀頌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闊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愛尤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齟齬，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尙得爲軾哉？

宋蘇文忠公畧傳

蘇軾，字子瞻，宋眉州眉山山人。嘉祐二年進士，累官禮部尙書，兼端明殿待學士。紹聖中，仲章惇竊下，于是御史論軾學內外制日，所作詞命，譏斥先朝，三貶至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元祐中，賈志到瓊化軍，謝表：「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責授臣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臣尋于當月十

九日起離惠州，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軍者。」（表見藝文）昌化故儂耳地，非人所居。樂餌皆無有，初儂官屨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賦遂買地築屋。（宋史本傳）寓城東之天慶觀，結桃椰庵以居。儂人運毗畚土之助。（賈志）平生忠義耿介，不容于朝，自黃而蕙，由雷至儂，冒風濤，犯瘴癘，留滯居儂。然忠君愛國之心，屢形章牘，非人之所能也。儂僻在海隅，黎蜃雜處，獨與幼子過以文墨琴書自娛，間以尋幽覽勝爲事。有黎符二氏者，日相親炙，載酒過從，問奇請益。當是時人皆化之，文學至今而盛。郡守張中尤加禮敬，爲築堂澗上，以爲往來遊息之所。名之曰載酒。時復觴詠其間，豈拘拘惟麵藥是務哉？殆託此以寄羈思耳！在儂四年，被召內遷。（徐智載酒堂記）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阮通志）諡文忠。

附錄遺事六則

東坡在儂耳，葛廷之目江陰往見，嘗以親製緇冠爲獻，坡愛之，而贖以詩曰：「南海神龜三千年，兆咄朋從生髮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免人餓七十二。誰能用汝作小冠？餉僕耳孫創其製。」令君此去寧復來？欲慰相思時時視」（詩話）

東坡云：予來儂耳，得大狗曰烏喙，甚猛而剛，隨予遷合浦過澄邁，泗而濟，路人皆驚，戲作詩曰：「烏喙本海獒，幸我爲之主，食餘已瓠肥，終不變鼎俎。靈剛識賓客，夜悍爲門戶。通知我當北翔，掉首尾喜欲舞。跳躑趁僮僕，吐舌喘汗雨，長橋不肯蹕，徑度清深浦，拍浮似鸕鷀，登岸劉號虎，盜肉亦小疵，聊當當曹汝。再拜謝恩厚，天不違賞語，何當寄家書，黃耳虛功與。」（阮通志）

東坡在儋耳，日過黎子雲，遇雨，從農家借蓑笠戴之，背屨而行。婦人小兒相隨爭笑。籬犬聲吠，竹披周少隱詩云：「持節休誇海上蘇，前身便是牧羊奴。應嫌朱紱當年夢，故作黃冠一笑娛。遺跡與公歸海外，清風爲我襲庭隅。憑誰喚起王摩詰？畫作東坡戴笠圖。」（蕭志）

洪覺範至儋耳，嘗謁姜唐佐，唐佐他出，見其母，母迎笑，食以楨椰。覺範問母識蘇公否？母曰：「識之，然無奈其好吟詩，公嘗杖而來，指西木榻自坐其上，問曰：『秀才何往？』我言：『入村落未還，』有包燈心紙，公以手展開書滿紙，囑曰：『秀才歸當示之，』今尚在。」覺範索讀之，醉墨欵傾曰：「張隴陽生猶罵賊，嚼齒空齧：顏平原死不忘君，搗拳透爪。」

東坡在海外，語其子過曰：「我決不爲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濼叫焚香，寫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以下之，寫畢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廉州之命至。

東坡自儋耳北歸，臨行以詩留別黎子雲秀才云：「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上，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無再見，欲去且少留。」後批云：「新醜再佳，求一具理，臨行寫此，以折茶錢。」

明史邱濬列傳

邱濬字仲深，瓊山人。幼孤，母李氏教之讀書，過目成誦，家貧無書，嘗走數百里借書，必得乃已。舉鄉試第一，景泰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濬既官翰林，見明益廢，尤慕國家典故，以經濟自負。成化元年，兩廣用兵，濬奏記大學士李賢，指陳形勢，麗麗數千言，賢垂其計，聞之帝，命祿示總兵官趙輔巡撫都御史韓雍，雍等破賊雖不盡用其策，而濬以此名重公卿間。秩

滿進侍講，與修英宗實錄，進侍講學士，續通鑑綱目成，擢學士，遷國子祭酒。時經生文尚險怪，主南畿鄉試，分考會試皆痛抑之，及是課國學生，尤諄切告誡，返文直於正。尋進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濬以真德秀大學衍義，於治國平天下條目未具，乃博採羣書補之，孝宗即位，表上四其書，帝稱善，賚金幣命所司刊行，特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弘治年，書成。加太子太保，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尚書人內閣者，自濬始，時年七十一矣。濬以衍義補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奏聞，下內閣議行之，帝報可。明年濬上言：「臣見成化時，慧星三見，徧掃三垣地五六百震，邇者慧星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於禁中。春秋二百四十年，書慧星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三，今乃屢見於二十年之間，甚可畏也。願陛下體上天之仁愛，念祖宗之艱難，正身清心，以立本而應務，謹好尚，不惑於異端，節財用，不至於耗國，公任使，不失於偏聽，禁私謁，明義理，慎儉德，勤政務，則承風希寵，左道亂政之徒，自不敢肆其勢，而天災弭矣。」因列時弊二十二事，帝納之。六年以目疾免朝參，濬在位，嘗以寬大啓上心，忠厚變士習，顧性褊隘，嘗與劉健議事不合，至投冠於地，言官建白不當意，輒面拆之，與王恕不相得，至不交一言，六年大計羣吏，恕所奏罷二千人，濬請未及三載者復任，非貧弱有顯跡者勿斥，留九十人，恕爭之不得，求去。太醫院判劉文泰，嘗往來濬家，以失職評恕，恕疑文泰受濬指，而言者譁然，言疏稿出濬手，恕竟坐罷，人以是大不直濬，給事中毛瑋，御史宋真周津等文章劾濬不可居相位，帝不問，踰年加少保，八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諡文莊。濬廉介，所居邸第極澁隘，四十年不易，性嗜學，既老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議論好矯激，聞者駭愕。至修英宗實錄，有言于謙之死，當以不軌書者，濬曰：「已之變，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論定，誣不可不白，其持正又如此。」正德中以巡按御史言，賜祠於鄉，曰景賢。

明邱文莊公傳

丘公諱溶，字仲深，號瓊臺。廣東瓊州府瓊山縣人。先世未詳，祖諱普，樂善好施，宜德甲寅歲，郡大饑，饑殍遍野，普捨地爲義塚，壅枯掩骼，於第一水橋等處，封塋疊壘，凡百餘所，每遇清明，必酒飯設奠，幽明德之，壽享朝頤，論者咸謂陰德之報云。父諱傳，早卒。母李氏，守志安貧，願復教誨，有孟母風。溶生有穎質，讀書過目成誦。甫六歲，能作五指山詩，矢口成章，迥異絕倫，議者知其器。稍長，博觀羣籍，家乏備書，出歷書肆，就座借閱，雖三數百家之言，靡不涉獵，退而戴筆，無有遺義。年十七，習舉子業，下筆數千言，眞草立就，儼若宿構。正統甲子領鄉薦第一，入五策進呈，海內傳誦。兩試禮部，名居乙榜，乃留京師，讀貴國學，祭酒齋鋼深重之。辛未，告歸省母，所與厚者，咸贈以詩，編修岳正，一序而送之。甲戌復試禮部，學士商輅洗馬李紹爲考試官，閱卷至論策，意出溶手，及榜既及，果然，衆服二公之鑑云。廷試，因策中微僞時諱，置二甲第一，與孫賢，徐濂，徐轄等及第出身，首選爲翰林院庶吉士，是科同榜，接踵樞要，以勳名顯者十餘人，溶其最也。尋被命同修寰宇通志，海南衛官軍苦遠調，溶奏免，專防海黎賊寇，上嘉納之。今至沿海衛所官軍，歲時祀之。憲宗嗣立，充經筵講官，成化元年，陞授侍講官，與修英廟實錄，三年成，進學士，官侍講經筵，尋丁內艱，服闋，復供原職。十三年，續修宋元綱目，陞翰林院學士。十六年，加禮部侍郎，掌國子監事。時士習文風

。多以奇譎相尚，熾不可遏。潛考試兩郭士，凡怪詞險語，悉痛斥之。及爲祭酒，輒諄諄垂訓，自是文體復歸渾厚。士有虛慕道學者，或過爲詭異之行，邀名干譽，因主者會試發策言之，務令士習趨於中正。掌太學十餘年，論者謂師道尊嚴，不愧李時勉云。先是以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旁採經傳子史中，有裨於治國平天下者，分門類輯，附以己見，名曰大學衍義補，凡一百六十卷，書成，進上稱旨，批答有曰：「卿所修輯，考據精詳，論述賅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以金幣，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嘗付書坊刊行。會修憲宗實錄，充總裁官，弘治四年，三疏求致仕，不允。冬十月，加陞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五年，上治安疏，上善其言。七年，復三疏。固辭，不允。秋八月，陞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戶部尚書。八年春二月，卒於官，年七十五歲。訃聞，天子嗟悼，輟朝一日，賻寶鈔一萬貫，贈特進左柱國太傅，謚文莊。正德初，命孫蔭尙賓司丞，尋卒。復以會孫郊襲其官，賜額祀於其鄉，曰景賢祠。附宋學士蘇軾祠配祀，以風示天下，文臣恩眷之隆，近世未之有也。考明史潘自進大學衍義補，即蒙主春，平生著述，有瓊臺類稿。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朱子學的，並行於世。潘生平好議論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評論是非，雖未必一一中適，然不肯私媚取悅。至其商榷往事，時出意見自高，奇譎叢論，能以辯博濟其說，人莫能加，配享東坡，有以也夫。按名臣錄云：「丘文莊公，穎悟絕倫，無書不讀。其爲己之學，見於朱子學的，經濟之學，見於大學衍義補；至於世史正綱，以明正統大義；家禮儀節，以扶世教大綱，輒朝大臣，律己之嚴，理學之博，著述之富，無有出其右者。」又雙槐歲抄云：「丘公生平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其好學者一也；詩文涵天下，絕不爲近俸作，其介懷二也；歷官四十年，俸祿所入，惟得捐揮賑，准一園而已，京師城有東第，始終不易，其廉靜三也。爲學以自得爲本，以循理爲要，嘗面責主

事陳巖衣縑帛喪，又嘗勸門生謝遷王荅二學士讀書循理。至面檢修撰毛澄廷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故翰林後進多極之者，閣老劉建管戲之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文莊應之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論者傳爲口實。至若陳白沙王三原之求退，或歸咎於文莊，蓋由文莊主考會試，發策之言，不無鄙語，以跡疑之，其太虛之微雲乎？光明廣大之體，固莫得而掩之矣。」選丘海二公合集既成，海公已有傳矣，丘獨缺焉。因博稽前聞，廣詢輿論，近考郡志，遠參明史，編輯成文，聊補前缺，以備觀覽云爾。

附錄遺事一則

邱文莊門人粵西蔣冕據其師遺事云：先生年七八歲時，從大父往鄉間學館，適教者爲以鴉鴉題，命學子作詩，因屬先生作，先生口占以答之，其中一聯云：「應與鳳凰爲近侍，敢同鸚鵡鬥聰明。」教者驚曰：「是兒年少作此詩，他日所就，豈可量乎？」遂加禮待之。先生十餘歲時作濁海歌，其詞可與吳隱之貧泉詩並觀，歌曰：「天下百川皆清漪，一流入海便成緇。茫茫誰復辨涇渭；混混孰與論滯滯？洪濤巨浪齒巖愁，不覺已身如穉瓠。看來何似山下泉，清香凜冽爲人慕。我向潮頭三嘆息，志欲澄清勢未及，願言上帝撥天吳，一夜黑波變成碧。」穉瓠二字出柳文，此詩開之瓊人，瓊台稿中不載。（蕭志）

明史海瑞列傳

海瑞。字汝賢。明瓊山人。舉鄉試入都，即伏闕上平黎策，欲開道置縣以靖鄉土，識者壯之。署南平教諭，御史詣學宮吏，屬戚伏誦，瑞獨長揖曰：「臺謁當以屬禮，此堂師長教士地，不

當屈。一選淳安知縣，布袍脫粟，令老僕齎蔬自給。總督胡宗憲嘗語人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內二斤矣。」宗憲子過淳安，怒驛吏，倒縣之。瑞曰：「曩胡公按部，今所過，毋供張，今其行裝盛，必非胡公子。」發囊金數千，納之庫，馳告宗憲，宗憲無以罪。都御史鄒懋卿行部過，供具甚薄，抗言甚小，不足容車馬，懋卿恚甚，然素聞瑞名，爲歛威去。而屬巡鹽御史袁淳論之坐謫。久之，陸光祖爲文選，擢瑞戶部主事，時世宗享國日久，不視朝，深居西苑，專意齋醮，大吏爭上符瑞，禮官輒表賀，廷臣自楊最楊爵得罪後，無敢言時政者，瑞獨上疏曰：「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其任致重；欲稱其任，亦惟以責寄臣工，使盡言而已。臣請披瀝肝胆，爲陛下陳之：昔漢文帝賢主也，冒諠猶痛哭流涕而言，非苛責也；以文帝性仁而近柔，雖有及民之美，將不免於怠廢，此誼所大慮也。陛下天資英斷，過漢文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使天下貫朽粟陳，幾致刑措，陛下則銳精未久，忘念牽之而去，反剛明之質而誤用之。至謂遐舉可得，一意修真，竭民膏血，濫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數年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毀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一時差快人意。然嵩既罷之後，猶嵩未罷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不及漢文帝遠甚，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工匠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藥仙桃，同辭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頌之，無一人肯爲陛下直言者，諛之至也。然媿心餽氣，退有後言，欺君入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皆所以爲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過於苛斷，是陛下之情偏，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徇私廢公，

，得一官多以欺敗，多以不事事敗，實有不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心巨心，偶不相值也，而遂謂陛下賦薄匠工，是以拒諫，執一不二之不當，疑千百之皆然，陷陛下於過舉而恬不知怪，諸臣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此之謂也。且陛下之誤多矣，其大端在於齟齬，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垂訓，修身立命，曰順受其正矣，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堯舜禹湯文武，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術於陶仲文，以師稱之，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至於仙桃天藥，怪妄尤甚，昔宋真宗得天書於乾祐山，孫奭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必製而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賜者；有手執而付之耶？此左右姦人，造爲妄誕，以欺陛下，而陛下誤信爲實，然過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修眞爲無害已乎？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惟言莫違，此陛下之計左也。即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同心，今爲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然諸臣寧爲嵩之順，不爲材之逆，得非有以窺陛下之微，而潛爲趨避乎？即陛下亦何利於是？陛下誠知齟齬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於舉廢伊傳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軍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爲。而切切於輕舉度世，徵精勞神，以求之於紫風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見勞苦終身而終於無所成也。今大臣持諫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臣不勝憤恨，是以冒死，願盡區區，惟陛下垂聽焉！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頤左右曰：「越執之無使得過，」宦官黃錦曰：「此人素有疑名，附其上疏時。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備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

復取讀之，日再三，爲感動太息，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留中數月。會帝有疾，煩懣不樂，遂逮下詔獄，究主使，刑部論死。獄上，仍留中，越一月，帝崩。提牢主事，以瑞且見用，設酒饌款之，瑞自疑當赴西市，恣飲不顧，主事因附身語，瑞曰：「信然乎？」即大慟，盡嘔所飲食，隕絕於地，終夜哭不絕聲。穆宗立，復故官，擢太理丞，徐階爲御史齊康所劾，瑞言：「階事先帝，無能赦於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愛勸國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其罪又浮於高拱。」人聽其言。嘉靖二年，巡撫應天十府，屬吏憚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世家朱丹其門，聞瑞至，黜之。中人監織造者，爲減輿從。瑞銳意興革，請濬吳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賴其利。素疾大戶兼井，力摧豪強，撫窮弱，貧民田入於富室者，率奪還之。徐階罷相里居，按問其家，無少貸。下令嚴發凌厲，所司慄慄奉行，豪有力者，至竄他郡以避，而姦民多乘機告訴，故家大姓，時有被誣負屈者。又裁節驛傳冗費，士大夫出其境，率不得供頓，由是怨頗興。給事戴鳳翔，劾瑞庇姦民，魚肉鄉紳，遂改督南京糧儲。瑞撫吳甯半載，小民聞當去，號泣載道，家繪像祀之。尋謝病歸。萬曆初，張居正當國，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居正卒，召爲南京僉都御史，改南京光祿侍郎，瑞時年已七十二矣。疏言：「竊老垂死，願比古人尸諫之義，大略謂：陛下厲精圖治，而治化不臻者，貪吏之刑輕也。諸臣無能言其故，反借待士有禮之說，交口而文其非。夫待士有禮，而民則何辜哉？因累太祖法剝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貫論絞。謂今當用此懲貪，其他規切時政：語極諷切，獨勸帝嚴刑，時譏以爲非。帝屢欲召用，執政陰沮之，乃以爲南京右都御史，諸司素媮惰，瑞以身縉之，有御史偶陳戲樂，欲違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慄恐，多忠苦之。十五年，卒於官。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寫碑旌其風，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爲殮，小民罷市，喪出，江

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醉而哭者，百里不絕。贈太子太保，謚忠介。瑞生平爲學，以剛爲主，因自號剛峯。嘗言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尙可存古人遺意。故自爲縣以至巡撫，所至力行清丈，頒一條鞭法，意主於民利，而行事不能無偏云。贊曰：海瑞秉剛勁之性，懲直自遂，蓋可希風漢汲黯宋包拯，苦節自厲，誠爲人所難能。

海忠介公畧傳

海瑞字汝賢，一字國開，瓊山人。先世隸籍番禺，洪武十六年，有客兒者，從軍海南，著姓瓊山，不數傳，族氏蕃衍。至寬甸鄉薦，知閩中縣事，即其大父。寬子廩生懃即其父，瑞生而秀爽，稍知識，直欲學聖賢。（梁云龍撰傳）四歲而孤，母謝氏，矢志訓之，自爲諸生時。即抱當世之慮。（蘇通志）居室間人所易忽，瑞獨謂此正君子造端之道，位內位外，飭己型家，一切男女僕役，至老死不踰閭閻，相往來處。伯仲姻婭肅離，坐立跪拜惟禮。其論文則曰：不如畫師之寫神耳，窮一生讀書作文，於國家身心毫無補益，何異宋人所謂「可惜一生成心用在五字上乎？」故瑞之用心，匪特恥爲聲詩，即古今文辭，要以闡發性靈而止，不稟古則而自成一家。嘉靖丙午，督學益其廉其行誼，大加獎賞，適出婦某訟瑞，且誣妄資，林某詰問以出妻，令其可嫁對，至所誣裝俱不辯，惟償而已，林益東之。已酉督學蔡某試題，有「不曰白乎」之句，手瑞卷珍斲移時，因詢瑞隱事，嘆曰：「茲所謂望而不緝者耶！」（梁撰傳）是年舉鄉試，所對治黎策曰：「天下之事，圖之固貴於有其法，而尤在於得其人，何謂法？經畫而條理之，卓有成績可考者，法之謂也

；何謂人？所以經畫而條理之，卓以成績自許者，人之謂也。得其人而不得其法，則事必不能成；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則法必不能濟，人法兼資，而天下之治成。則夫今之瓊黎，其處置之法，固所當講，而以身任事之人，又非瓊之所深望者乎？夫執事之問，革心宣化之圖，山川夷險之勢，叛服得失之由。愚生固曰得其人之爲貴何也？誠見夫蘊茲有衆，可以一鼓而擒，而直爲是虞之者，亦曰地險不可以馳驅，兵強不可以禦敵。不知自古及今之寇，未嘗不據險以爲強，自古及今之師，亦未嘗畏險而長寇。苟我不弱，天下無強兵；苟我衛周，天下無險地，瓊崖，衛所之兵，自邱文莊奏不許征調以來，今日已如驕子，其不足以應敵也明矣。敵前郎溫之敗，皆未戰怯，聞千里臨敵，先期於敗爲之也，先哨去而後哨改，彼欲進而此欲退爲之也。今日之禍，雖有以激之使然，然猖獗二年，崖民死徙將盡，未有剿絕而安輯之者，尙得謂之有人乎？今王命赫然，舉兵誅之夫以萬全之力，視此直狐兔耳！其東身繫頸，計日可待也。然愚生之所憂者，元至元屯田立學，復起文河之憂，毛伏羌提師壓境，不開十字之道，欲爲目前苟安之圖，不思萬世無窮之利，根株之不拔，則未必後日之不如今也。夫瓊黎中處瓊海州縣，贊之人，則心腹之疾也，失今不治，後將浸淫四瀆。而爲四肢之患，皇甫規所謂虺蛇入室，不可一日安焉者也。故愚生以爲今日之計，不過堅持開十字道之心，固執立州縣之計而已。自此之外，雖議之之盡其方，處之之盡其術，皆下策也。何者，昔之議者，謂盡殺黎類爲忍，而究其所以爲說，不過曰禁商人之貿易，則黎無以失刃之資，夫利之所在，人共趨之，雖死有所不顧，而况於鉞首其戎者乎？是好商雖不可不禁，而有不容於盡禁者矣，不過曰禁軍民之逃亡，則黎無以深劫奪之毒。夫徭役不擾，俯仰是資。固有樂之者，况於州縣復爲之馭乎？是逃亡雖不可不禁，而有不容於終禁者矣。不過曰禁土酋之刻削，則黎無以爲變亂之激。夫讀書知禮義者，凌剝良民，雖靡恥有所不顧，而况於土酋之無

知者乎？是貪官雖不可不懲，而有不容懲者矣。始終悞宋者在一和字，始爲一時撫綏之計，不可策黎也。革心宣化，效且過於百年，官吏之遷陟不常，人性之貪暴不一。以一人之身，而思以一德化之，不可以策黎也。所宜乘今日大軍之勢，首惡，既平之後，開通十字大路，州縣之可移者移之屯田之可徙者徙之，遷良民之無田者佃其中，甚不宜剿滅者徙之於外，夫然後爲百年之計，而瓊民享無窮之福矣。不然，今日赫然之舉，復如前日收兵之速，剿除雖盡，於小民無所益也！又安知後日之不如今而復爲民害乎？又不然而徒曰革心宣化云者，吾未見州縣之未立，十字之未通，而可以革心宣化也？嗚乎！此所以得其人之爲難，而非其法活之爲難也。愚生之所憂者如此而已矣！而其所以策於執事者，亦不過如此而已。若夫山川夷險之勢，叛服得失之由，琼志歷歷如照，愚生欲語而未暇焉。狂瞽之見，惟執事進而教之。一入都即伏闕上平黎策，（策見海黎門）時以疏下兵部議覆，獻說計便宜，燦若指掌，而事竟寢。癸丑授南平教諭，揭中棖剛者之辨，鄉原忠信廉潔之似，古人不見諸侯之守，以廣厲學士，其參謁上官，執憲綱抗帥儒禮，督學朱衡重之，檄學書院。（郝通志）御史詣學宮，屬史咸伏謁，瑞獨長揖曰：「臺謁當以屬吏，此堂師長教士地，不當屈。」（明史本傳）抗節南平，四年如一日，守相臺察咸交稱之，權知淳安縣事，履境惻痛苦萬狀，用是申飭所行事，宜由縣，而丞，而尉，而帥儒，而里老，而生員，而吏胥，著爲令曰淳安政事（梁云龍撰傳）其知縣參評曰：「知縣知一縣之事，一天不獲誰辜？一民失所予咎？所以入單父之野，見棠魚之俗，則知子賤之政矣；履中牟之境，見雉馴之休，則知魯恭之政矣；爲政不同，而要不外乎敬天勤民之念，且災異上則減膳徹樂，譴告上則蠲租求實，凡膺斯民之責者，體上天之意而噢休之，堯獨必哀，饑寒必恤，不置一法，不私一錢，甌石下無梧邱鬼，覆盆中鮮鶴亭冤，爲民開必得之門，明必死之路，而厲聲不衰，鼠牙無訟，則政簡而刑清矣，

此豈家有治縣之講哉？良由萬物一休之懷，而誠求之也。乃今則異是矣，一旦縮半通，得一邑，幾而沾然巴喜，埋沒其心，不惜廉恥，多方稽覈，以充囊橐，餓生民之膏，填豁擊之欲。其至有鐘乳三千，胡椒八百之謂，而不顧者，嗚呼！縣則右矣，官能請乎？構根窟矣，馬骨高乎？貪酷若此，殊不知上而朝廷，吾父母；中而縣按諸臬僚，過客鄉士夫，吾長兄弟；下而吏書里老百姓人，等吾子姓，遇之者有正道，若謂止可潔己不可惡人，潔人生謗，謂所行不可認真，認真生怨取禍，不顧朝廷之背否，以鄉原之道待其身，以鄉原之道待吾子吾長兄弟，浮沉取名，竊取官爵，非知縣也。本縣初意，直欲以聖賢之所已言者，據守行之，自謂效可旋至，迄今四載，中夜返思，日日催征，小民賣妻鬻子，未有完事之日；時時聽訟，小民爭鬪趨利，未有息訟之期，感孚之道薄，而民不化；燭奸之智淺，而弊猶存，徒有其心，未行其事，未見望功，誦法孔孟幼學之，壯行之，期月而可，三年有成，有深愧焉！俗吏非所以語我，若曰：稱知縣職，則全未也。（海忠介公集）其自奉也，俸薪外絲毫不得，撫按出，例陰遺其吏書，無則禍至。瑞曰：「充軍死罪甘受，安可爲此穿窬舉動？」外官入京，有交際，謂做官不得不如是，瑞曰：「盡天下而不爲上官之賂，豈盡不遷？又盡天下而惟上官之賂，豈盡不黜？安可身居下流也。」（梁云龍撰傳）布袍脫粟，令老僕藝蔬自給，總督胡宗憲嘗語人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宗憲子遇淳安怒驛吏，倒懸之，瑞曰：「曩胡公按部，令所過無供張，今其行裝盛，必非胡公子，」發囊金數千，納之庫，馳告宗憲，宗憲無以罪。都御史鄧懋卿行部過，供具甚薄，抗言邑小不容車馬，懋卿甚甚，然素聞瑞名，爲敬威去，而屬巡鹽御史袁淳論瑞，時瑞已擢嘉興通判，坐謫興國州判官，久之陸光祖爲文選擢戶部主事，時世宗享國日，久不視朝，深居西苑，專意齋醮，督撫大吏上符瑞禮官輒表賀，廷臣自楊最楊爵得罪後無敢言時政者，四十五年二月，謹獨上疏曰：（疏見上

篇從畧）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曰：「趣執之，無使得遁，宦者黃錦在側曰：「此人素有寤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僮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日再三，帝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帝有疾，煩懣不樂，召閣臣徐階議內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久病，安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慎，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詈耶？」遂逮瑞下詔獄，究主使者，尋移刑部論死，獄上仍留中。越二月，帝崩，穆宗立，乃獲釋。帝初崩，外廷多未知，提牢主事聞狀，以瑞且見用，設酒饌款之，瑞曰：「信然乎？」即大慟，盡嚼出所飲食，隕絕於地，終夜哭不絕聲，既釋，復故官，俄改兵部，擢尚書丞，調大理隆慶元年，徐階爲御史齊康所劾，瑞言：「階事先帝，無能救於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憂勤國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生罪又浮於高拱人彘其骨。歷兩京左右通政，三年已已憂，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屬吏彈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勢家朱丹其門，聞瑞至勦之，中人監織造者，爲歛與從。」（明史）有吳淞江久淤爲陸，而常熟白茆港，河道日涸，瑞疏濬之，身乘小舟，督畚鍤，不期月告成，民忘其勞，並活饑民數十萬。（賈志）素疾大戶彙井，力摧豪強，撫窮弱貧民，田入於富室者，率奪還之，下令廳發凌厲，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竄他鄉以避，由是怒頗興。都給事中舒化論，不達政體，宜以南京漕秩處之，帝猶優詔獎瑞。已而給事中，戴鳳翔劾瑞沽名亂政，遂改督南京糧儲，瑞撫吳甫半歲。銳意興革，民賴其利，小民聞當去，號泣載道，家繪像祀之。將履新任，會高拱掌吏部，素銜瑞，并其職於南京戶部，瑞遂謝病歸。萬曆初張居正當國，亦不樂端，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視瑞，設鷄黍相對食，居舍蕭然，御史嘆息去。居正憚

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二年冬，吏部擬用左通政，帝雅重瑞名，昇以前職，明年正月，召爲南京右僉都御史，改南京部右侍郎，瑞年已七十二矣，疏言：「衰老垂死，願比古人屍諫之義，」大畧謂：「陛下勵精圖治，而治化不臻者，貪吏之刑輕也。諸臣莫能善其故，反借待士有禮之說，交口而文其非，夫待士有禮，而民則何罪哉？」因舉太祖剝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貫論絞，謂當用此懲貪。其他規切時政，語極剴切，獨勸帝嚴刑，時議以爲非，御史梅鵬祚劾之，帝雖以瑞言爲過；然察其誠爲奪鵬祚俸。帝屢欲召用瑞，執政重阻之，乃以爲南京右都御史，諸司素媮惰，瑞以身矯之，有御史偶陳戲樂，欲違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懼恐，多患苦之，（明史）議事有司諸冗役冗費，極言軍民利病，時御史房寰督學南畿，物議沸騰，恐瑞糾擿，欲先發。（牛志）給事中鍾宇淳復德慮再上疏詆瑞，（明史）觀政進士諸壽賢願允成彭運古抗疏，略言：寰妬賢醜正，不復知人問羞恥事，臣等自幼讀書，卽知慕瑞，以爲當代偉人，寰大肆貪污，聞瑞之風，寃愧且死，反敢造言逞誣，臣等所爲痛心，因劾其欺妄七罪，始寰疏出，朝野多切齒，而政府庇之，但擬旨譴讓。（明史願允成傳）瑞亦屢疏乞休，慰留不允，十五年丁亥冬卒於留都。（阮通志）無子，卒時，僉都御史王用汲八視，葛幃蔽竈，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贖金爲飲，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嚼而哭者百里不絕。贈太子太保，賜祭葬，諡忠介。瑞衣敝不堪，所入俸錢，悉以周貧乏，給喪葬。卒於官，篋無餘貲，喪不能歸，聞者悼之。（阮通志）

題詠

路伏波詩

天威遙_三奮天戈，元鼎南征路伏波。萬里災荒開郡縣。千秋漢業奠山河。平黎早掃蠻烟淨，
拓地誰如戰績多？太息騷人題詠少，追思遺跡載廢歌。（王廷傳）

馬伏波詩

據鞍誰建漢家功？苦戰會稱髮鏤翁。拓地籌邊山聚米，擎天畫界柱標銅。尸歸馬革情何壯，
力壓蠻妖氣益雄。最恨奇冤成薏苡，不堪惆悵弔孤忠！（王承烈）

馬革雄心老未灰，崑州旋擁節旄來。標銅爲柱原奇績，聚米成山亦異才。絕域威名馳駭越，
中興畫像失雲臺。將軍却被歸夢誤，薏苡明珠萬古哀。（馮驥聲）

李太尉詩

南來聊作祝雞翁，慙乏知交一信通。生度鬼門啼越鳥。長懷帝闕望飛鴻。中官氣盛誠難制，宰相才優孰與同？猶怪平泉嘉草木，漫勞記載總成空。

（王承烈）

李忠定詩

抗疏憂時肝膽披，無如主志本圖私。思偕宗岳期恢復，忍聽汪黃歷竄移。題壁字留華遠館，嘗碑感泣伏波祠！一心報國惟天鑒，垂老生還慰所思。

（全前）

趙忠簡詩

誤國權奸可奈何？天涯遠謫感懷多。一腔忠憤天應鑒，九死災荒節不磨。自有丹心昭日月，長留正義作山河。手書我讀銘旌句，弔古傷今發浩歌。

（同前）

胡忠簡詩

南渡偏安勢莫支，心存君國反遭疑。請誅奸佞情何激，夢應遷流事亦奇。地得宦遊光驛路，天教經學化黎岐。命逃虎口餘生在，得禍端由自賦詩。

（同前）

李忠簡詩

遷奸反爲暗中傷，昌化移軍亦不妨。豈有和詩工訕謗？轉因私史禍忠良，側身嶺海餘生在，回首宮廷託興長。畢竟權奸天必報，表章我欲繼桐鄉。（同前）

海外四逐客詩

李忠定綱

公來方始是朝廷，爭奈吳兒苦諱兵。當康戴天寧國是，杜郵興念豈人情？忍教丞相過南海，更有何人說北征？自古浮鷗能蔽日，重昏世及幾時明。（王佐）

趙忠簡鼎

身騎箕尾作山河，氣壯中原勝概多。立贊建康開左纛，坐揮胡虜倒前戈。孤忠惟有皇天在，萬古其如國是何？直待崖州滄海濁，英雄遺恨始銷磨。（同前）

胡忠簡銓

大朝廷作小朝廷，人世乾坤已不成。志士拊心思蹈海，渠姦呼黨賀登瀛。共知甘飲三吳水，誰念幽棲五國城。公去於今三百載，海潮猶有不平聲。（全前）

李參政光

五十三家禍未消，何人海外得逍遙？皇天后土猶堪倚，明月清風不覺愁。但看瓊島一身在，莫怨圖書萬卷鏽。千古牧牛亭下土，好還天道不曾饒。（全前）

登海南第一樓謁五公

大海南來第一樓，登臨懷古意悠悠。籌邊此日謀尤急，抗疏如公志莫酬。望斷帝京身萬里，節懸天地照千秋。景賢圯後今方建，二百餘年祀典留。（王國憲）

五公祠懷古和歐陽謙韻

玉蟾久香玉局亡，書生弔古心靈傷！眼前突兀增萬感，天容海濶雲蒼茫。唐宣不省太尉奏，傲中力排甘退藏，六駕丹鳳委草莽，崖州一箇珠沈光。高宗乘時徵大位，汪黃讒間藉清香，萬安軍忽竄故相，十事疏草埋炎荒。草醜撲柵忠節黜，安否竟絕金人望。丹心不泯誓九死，所嗟未覩烹宏羊。同時參政騰雅咏，快求行泯萬不誠？誰以譏誚置荒遠。瓊州路較藤州長。逐臣聯袂有樞密，天涯唱和鬚眉蒼。買愁可來愁可愁，一身何米存太倉，岑樓千載表忠藎，曠世相感神徬徨。設令當年燭奸佞，集思廣益庇明堂，努力刷謨舉百廢，勤求猛士安四方。盡投豺虎遠彼譜，豈獨鵝鵝共來王，何圖明徹聽復塞？小朝廷自安徜徉。方今世局又一新，北通冰城南炎鄉，峨峨樓閣橫海嶠，國民歲歲籌梓桑。自昔四州環一島，水沈甲浦扇衆芳。八風噓吹怒濤吼，側身欲渡無懸梁，揮天五指障百海。柔公並峙民難忘。

(雷瓊道翁鍾頴)

洄酌亭懷東坡先生

敬我玉如意飲我玉醪醕，借我我爾潮萬古之明月，照我玳瑁十里之荒城，拂我寒芒三尺之寶劍，登我縹渺百尺之孤亭。孤亭蕭瑟風颼颼，巒山蒼蒼猿鳥愁，拘珥龍文忽對峙，雙蛾淡掃瓊臺秋。亭中何人吹鐵笛？使我懷古增歎息，可憐玉堂學士身，翻作萬里炎荒客。炎荒之地古珠崖，東

景賢錄

坡居士飄然來，先生亦仙亦佛大自在，一切讒言謗語含沙射影何足攪胸懷，通潮閣，詩思催；載酒堂，吟侶陪。先生遊處草木皆生色，頓令十三州縣鴻濛風氣一朝開，吁嗟乎，先生之身多不偶，先生之名已不朽，先生誕生距今八百四十年，猶有流風餘韻膾炙千人口。紛紛章蔡徒，身名竟何有？我來謁遺像，弔古生悲涼，長嘯一聲凌天閭，當空招呼赤鳳凰，徑載公魂飛下白雲鄉，乘風歸來斯亭旁。再拜酌公一蒲觴，酌公一觴雙淚落，大雅沈淪久不作！獨立寥寥今古春，西望峨眉愁殺人。（馮驥聲）

謁城北東坡先生祠

孟夏衆芳歇，旭光浮綠林。坦步出北郭，村徑幽以深。溪清見游鱗，樹亂聞鳴禽，浮雲動孤塔，疏烟生遠岑。振衣度危橋，崇祠修竹陰，坡公去千載，雙泉留至今。泉聲悅我耳，泉味洗我心。一，微風響林大，嘒髯聞高吟，寺靜清磬搖，碑古荒苔侵，下拜復徘徊，去鶴有餘音。（舒喬青）

蘇公泉

一泉清噴寒如玉，一泉清冽每浮粟，云是蘇公當時開，至今井甃辭猶綠。何分大淪與大瀾，盈盈汲者盈闌干，惠通之泉可涸瀾，涸酌之亭可盤桓，我願味公泉，兼欲嗜公詩，詩中之意好瀾灑，是當年果有刺地法？抑緣海脈滄溟爲。從知所號蘇海才，已驚浪雪濤奔雷。收拾山川錦囊裏，涓茲浦澤留瓊臺。爲問石泉槐火還如昨，識否源頭從處來？（林瀛）

東坡雙泉

東坡留勝跡，故老識雙泉。洄酌常如舊，澗瀉各自妍。參公應是主。牧守正須賢。興復何年事？長歌豈第篇。（鄧廷鶴）

浮粟泉即事

殊崖詎可棄？砥柱海中流。霧捲峯峯見，泉滂粒粒浮。肩山春夢杳，交趾獵鞍遊。祇是良臣喟，寧煩聖主憂。（黃陂姚哲）

小集觀稼亭詩

浮粟留名勝，芳遊我慣經。當頭新月皎，對眼舊山青。多稼分千畝，雙泉共一亭。遙思春夢客，把酒話滄溟。（謝寶）

東坡磚

酒酌重修經二姓，名賢遺蹟歸千古。長公能洩先天秘，太守恍疑來世身。遺句不隨兵燹滅，清泉猶印月痕新。却憐汝遇携磚去，會否留傳及後人？

（林鶴年）

東坡泉

宋廷若不謫坡仙，海外何由得此泉？映日潭深金粟陸，遺碑猶帶碧苔鮮。天荒大破神龍現，月夕清涵玉兔圓。滄海惟公知地脈，故能生色到山川。

（同前）

世局滄桑判古今，東坡故址半難尋。一泉澗廢無遺跡，雙井流通有洗心。水入秧田清漱玉，月公桂影細浮金。幾更朝代源無竭，遺澤在人若是深。

（同前）

東坡臺

孤臺建築傍開元，寺廢臺荒迹不存。響屐笙鐘留好句，劫餘石柱臥斜曛。鶯啼何處呼春夢，草長今難覓履痕。泉冷花香人已遠，歸鴉猶自噪黃昏。

（同前）

東坡碑

百代光陰轉瞬中，摩挲石勒溯蘇公。雪堂遺刻碑難訪，瓊島真鐫字亦工。奇賞今猶留月色，清詞傳不藉紗籠。豈惟楷法珍千古，讀罷令人感不窮。

(同前)

瓊臺懷古

靈邊同著漢家勳。此地先馳露布文。敢怪廟堂勤遠譽，却教海甸讓將軍。石亭嶺上積秋氣，銅柱天南半暮雲。把酒更窮千里目，旅懷愁絕海無垠。

(力寰)

高涼尙未厭征鞍。鋒鏑銷鋒化字寬。巾幗幾聞能講武，將兵驗與獨登壇。力征百粵羣氛淨，心護南朝一寸丹。終古瓊臺臺畔水，東流猶爲壯波瀾。

(全前)

謫仙遺謫奈天何。天忌多才予折磨。得罪自知緣翰墨，織愁何處復悲歌。天涯知己張軍使，陌上行吟春夢婆。密結桃鄒菴在否。幾時載酒一經過。

(全前)

頓披瓊荒宿霧開。勝朝文物古鄒枚。陪京謫守中丞法。冠代爭傳上相才。一片孤忠光嶺海，千秋大集著瓊臺。山靈豈惜鍾英特。會有竒賢出草萊。

(全前)

瓊臺覽古

橫海樓船出漢家，南荒一髮啓朱耶。地穿絕島圍龍窟，山壓羣黎樹虎牙。鷓母有風飛鐵浪，天孫無路接銀槎。名香十斛氤氳集，吹遍瓊臺四季花。（吳 鴻）

瘴雲迥合鳥飛窮，直北長安一望中。箕尾星懸沈夜氣，桄榔葉老豔秋風。一時春夢憐村媪，千古孤寒泣令公。此地由來遷客藪，不堪哀怨楚湘同。（全 前）

邱海大名齊海甸，祠儻玉局奉蒸嘗。著書自裕經綸業，憂國還成哭泣章。零落諸孤南巷阮，騷騷異代曲江張。十三州邑鍾靈地，後起何人擬夕芳？（同 前）

游東坡書院訪咸淳進士題名碑已不可得詩以紀之

三月三日天氣清，尋碑潤酌登蘇亭。亭邊詞石倚空壁，眉山遺墨猶留形。憶昔宦遊海外來，翠符問宇車塵停。天將文運奇旬闕，地脈不斷渾滄溟。公廡破天荒，符確魁大廷，人才蔚萃起，彪炳懸文星。思公教澤深景仰，爰建精廬師典型。濟濟多士瓣香祝，鹽誦摘蕙書遺銘，廣文先生則古昔，築御書閣光門庭。千秋盛事登科記，貞珉磨勒爲題名，樹立講堂豈無意，錦衣爭看增光榮。海邦甲第從頭數，當時卓犖皆莖英，所當愛惜實遺刻，不使淋灸風雨驚。胡爲流傳百年後，殘缺已隨時代更，志乘搜羅嗟遺佚，誰爲采輯垂定評？我生已後七百載，懷古平昔摠深情，咸淳八年考歲月，上溯大觀時分明。同賜進士人十二，奚志高興趙荆？特憐姓名尙配靈，追維往事止

心惛惛。廣樓金石補瓊臺，不懼剔鑿苔莓生，古寺雲深屢穿破，空殿泉滴石隙鳴。望而不見志彌切，崇祠拜謁思乞靈，願自摩臨重磨刻，長爲發誓垂英聲。（王國憲）

堯雲以遊東坡書院訪咸淳進士題名碑不得詩見示次韻和之

粟井泉流石罅清，上有翼然之飛亭，眉山一老今已往，猶存笠屐圖眞形。當日投荒嘆逸蹤，主人無地可居停，詠亦北聊托足，居然一粟泛滄溟。疏泉瀉石念吟詠，藉開文豹補闕廷。符黎一鞏動問字，暫豁靈霧暗日星。災州開闢推巨手，天荒已破留遺型。講舍生徒奉初祖，豈徒蕃勒旣椰銘。至今人才稱濟濟，中州抗手能分庭，有宋甲科實肇始，一十二人留其名。咸淳上溯大觀日，疊疊姓氏標殊榮，教授蔣公樹寫石，從此山岳洩精英。貞珉期永千百載，偶仆不受轟雷驚，豈圖一朝時代異，高陵深谷隨變更。碑殘碣斷無可考，往事闕如少眞評，徒從志乘蒐遺佚，蒼茫獨立懷古情。故人博古頗好事，觀書卓犖如月明，摩挲鮮壁愛古刻，搜羅幾遍披榛荆。擬編海外金石志，此心欲動殊惛惛，可惜此碑久淪沒，追維往昔百感生。夕陽欲下尋幽徑，惟聞泉流澗澗鳴，崇祠屢拜三太息，渡海文字豈無靈？作詩補遺寄我諒，擲地猶作金石聲。（林之椿）

秋日登海南第一樓拜謁五公

樓閣飛騰出，澄清水一泓。千峯留晚照，萬樹飽秋聲，遷謫幽時薄，登臨盡古情，斯人眞不朽，窮海爽英靈。（林之椿）

題蘇文忠公笠屐圖

西去牛欄雨正濛，坡翁笠屐醉乘風，黃冠可樂身猶健，朱紱長辭夢已空，肩荷篋衣逢野老，口吹蔥葉笑兒童。桃椰菴外烟濃淡，遙指儂家路向東。

（王承烈）

仄經行行獨放歌，誰將心事問春婆？椰冠束髮從風散，椰杖扶身冒雨過，蒼耳昔遊唐太白，朱崖今弔宋東坡。圖成喚起王摩詰，可肖當年雅致麼？

（同上）

五公祠長歌行

瓊州城北有古祠，傾圮莫稽其月日時，志載清之觀察朱公采，初建其址之遺，名曰海南第一樓，昭祀五公炳千秋，化開瓊崖全島國，戒勿脂韋作神羞。爾來滄桑會閱幾寒暑？兵燹之餘靡所主，賸得撐天柱幾根，餘皆成爲楚人一炬之焦土。適有濟丞朱公巡此道，前朱後朱相輝耀。商諸鎮使黃公植生日唯唯，砥節礪行此其要。慨捐鶴俸并募捐，一言九鼎集萬千。尅日鳩工詠經始，經之營之未半年。櫺令簪翠閣沈丹，較之當年始建尤大觀，五公靈爽如憑式，亦應掀髯頷盡歡。五公者誰？國人皆曰賢；李公德裕胡公銓，並有李公光綱趙公鼎，俱以孤忠奇節顯南天。傳曰「善人國之紀」，無紀國同無本水，篇章載詠人云亡，殄瘁勢必至於茲。噫嘻，當日權奸恣暴戾，我謂權奸徒用傾軋計，諸公如不聯翩遭宵逐，安得瓊崖俎豆馨香千萬世！小人枉自爲小人，君子落得爲

君子，古人之言不我欺，我生一轍無損矣。東坡瓊州爲別駕，昌黎被謫去朝陽，唐宋氣節盡於此，才人自古例投荒。我亦作宰壘與備，自顧氣節尙昂然，際此時事變遷無定居，允宜相隨琴鶴賦臯田。乃荷使君重席珍，以禮羅爲入幕賓。佇看磅礴怪物清波轉，當不終於大江之滄天池濱。我感還謫拜下風，心焉嚮往歛且崇。此生如亦名稱沒世後，庶不負徒南溟中，登臨扶杖觀民風，理學文莊忠介公，後先輝映將毋同，僉曰非資帥表不爲功。樓外隙地數百弓，園林點綴各西東，非胸有邱壑，安能如行山陰道上其景層出而不窮。綏豐粟如泉，（粟泉亭）能遊便是仙，（遊仙洞）心洗纖塵絕，（洗心軒）羨魚不臨淵。（鯉化池）所務者大，學圃觀稼，（堂軒名）械樸作人，圖書滿架，（圖書館）濟泉無源，功參造化。（濟泉井）循名核實績已著，民生闕懷本忠恕，得少佳趣於此間，依稀髣髴武陵避秦處。況乎旁有眉山祠，同與斯祠並美譽，到此人心靜兮道心生，令人低徊留之不能去。獨異新息邳離兩伏波，（祠側有馬路兩伏波祠）同一勳績異謳誦，人但讖馬不讖路，我欲乘槎問大羅。吁嗟乎，晚近習俗澆漓胡爲者，緣無觀感激發之故也，朱黃二公贊此柱中流，其功不在前賢下。落成禮聯競留題，黃公向我屢索詩，自愧迥非燕許手，何敢效顰以一詞。特義不容辭，其意尤可師，因勉爲長歌一曲，紀其盛，審所思，聊以昭示乎來茲。

（張吉鯉）

蘇公祠題額

DIE STÄTTE, DIE EIN GÜTER MENSCH BETRÄT,
IST INGEWEIHT; NACH HUNDEART JAHREN KLINGT
SEIN WORT UND SEIN THAV DEM NKEJ WEIDEN.
TOUCATO FASSO. ACT I SCENE I.

君子經行處，鄉風化善良；後人承教澤，千載感遺芳。

光緒乙未年暮秋，瓊海關 史稅務司納磯，往遊 蘇文忠祠，瞻仰遺像，緬想高風，因憶德 國故丞相 格德先生有詠賢詩一首，贊美之辭，適有與 蘇公相合者，爰以示林，囑譯成章，刊懸 祠壁，以誌景慕，其意蓋以我今所欲言者；古人已先我言之，我即可以古人之言爲言，又何必別 有所言。林於是謹按原詩之德文語意，成二十字，畫虎之譏，知不能免，尙希 大雅正是幸

林直臣氏譯

五公祠楹聯

唐嗟末造，宋恨偏安，天地幾人才，置之海外；

道契前賢，教興後學，乾坤有正氣，在此樓中，

前清舉人潘存擬

於東坡外有此五賢，自唐宋迄今，公道千秋垂定論，

處南海中別爲一郡，望煙雲所聚，天涯萬里見孤忠。

前清廣東學政徐琪撰

一官遷萬里，大節在人間，可憐唐宋山河，報國長沙空獻策；

兩度轉新祠，遺塑留海外，對此琵琶驟雨，感時王粲獨登樓。

瓊海關監督趙會恭撰

人亦視樹立何如，錯節盤根，志在唐宋兩朝以外；

我豈徒遊觀而設，移風易俗，化開瓊崖全島之先。

祇知有國，不知有身，任憑千般折磨，益堅此志，

先其所憂，後其所樂，但願羣才奮起，莫負斯楹。

瓊崖道尹朱爲瀚撰

漢耀舊河山，風閣麟臺，千筆會昌一品集，
萃情今抗瀼，瓊樓玉宇，瓣香秋水四卮祠。

瓊海關監督朱孝威撰

地爲五賢重，屹鎮炎荒，迄今勦聖重新，憑弔蒼茫，凜然氣節文章，自堪千古；
天假兩公緣，旬宣奇甸，慨值滄桑幾變，規模式廓，想見前輝後映，同是一家。

前清舉人楊慶錕撰

唐宋幾完人，倘非遷謫南來，海外安知賢宰輔？
滄溟無斷脈，何必翔翔北學，樓中自有太師儒。

前清舉人劉詒球撰

蘇公祠楹聯

前清歲貢生馮先標撰

此地能開眼界，
何人可配眉山？

瓊崖道道尹朱爲潮撰

兩伏波祠聯

一代英雄，
兩間正氣。

新息祠宇遍窮邊，惟邪離未報豐功，似虧典禮；
大漢勛庸同一秩，宜瓊崖追懷偉績，共薦馨香。

瓊崖道道尹朱爲潮撰

張芹題

景賢錄

北京公私合营中原明联合書店			
書名			
價格	0.50	冊數	12

地址：东安市場 電話5.2357

景賢錄

栗泉亭楹聯

五指未開山，可惜長公非久宦；
寸心原似水，屢嘗浮粟亦前緣。

粟粒藏大千界，
泉聲上第一樓。

洗心軒楹聯

一水可曾將耳洗？
纖塵絕不上心來。
洗眼有一泓秋水；
心頭無半點塵埃。
氣節如五峯矗立，
去留繫一代安危。
治比其鄰一坡老；
重建斯樓兩晦翁。

瓊崖道道尹玉壽民撰

瓊崖道道尹朱爲潮撰

道尹朱爲潮撰

歲貢生周之濤撰

警衛軍營長鍾金祥撰

瓊崖警察廳廳長姚捷勳擬

1
0